

三怡堂叢書

師竹堂集

四七

三

世

十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三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墓誌銘

明孝廉上官伯子墓誌銘

汝南王生日嗟乎孔子書延陵季子之墓數語爾至今昭揭日星後世累千萬言乃其言與骨胥朽矣此何說哉今世所傳誌銘大都貴顯不則子孫貴顯者也予竊傷之故凡貧賤孝友行誼可表率閭里者輒爲闡揚附昔人傳隱逸卓行之誼所傳起巖孟先生事里中長者莫不流涕勉其子弟乃今於上官伯子益感焉其弟思澗博雅篤行君

子也與予友善嘗出其家乘童訓諸書命予序之且言所以維持者伯兄力也今年春思澗落第還楚又數月其州人谷野李君謁選至出思澗一楫伯子卒矣介李君狀屬予銘其墓吁斯予樂聞揚者曷敢辭按狀上官伯子諱約字守夫別號立齋世爲吉之永豐人曾大父靜修公與羅文毅公友始徙荆門大父任高公子四季東澗公伯子父也東澗公有大志弗就居恒鬱鬱每撫伯子兄弟輒慰喜伯子少穎異五六齡使屬對多奇語毋周孺人卒伯子哀毀甚東澗公憐之歎曰禮謂孺子泣不可繼乃今知之稍長治詩爲諸生試輒高等食郡俸廩與仲子有聯璧之譽

歲辛酉東澗公捐館舍伯子以冢嗣治喪一準于禮東澗  
公治家嚴伯子專力學米鹽薪水價弗知也人咸以克家  
難伯子而伯子井井有條凡東澗公欲爲未逮者繼述靡  
遺間語仲子若弟修故業諸弗以縈厥念時庶弟繩維嗣  
子守邦駸長延師日夜誨之繩守邦俱補弟子員聲稱籍  
甚而思澗以甲子舉鄉書父老嘖嘖曰上官氏故多賢自  
東澗公物故中衰矣匪伯子曷致此而伯子厭進取見弟  
子譽大起欲棄去諸生爲尙平之遊雖嬰于嫁婚而超然  
玄攬人莫之測也丙子秋守邦試武昌歸邁疾卒會王司  
以副卷旌伯子捧檄慟曰是兒謹恪先君鍾愛吾思先君

勸耳未幾膺貢當是時申飭功令以年力文學爲先後人以賀伯子伯子笑曰吾以次行耳得失有命此而萌攘取念他日何所不至耶伯子抱子戚試歸病病一歲不愈思澗試禮闈念兄心動遄歸伯子迎謂曰弟歸來乎吾旦夕遲弟未二旬卒郡人僉悲曰以伯子賢旣天訖嗣又僅中壽孰以問天乎谷野君過予苑西草堂談伯子不容口謂伯子天性孝友自東澗公卒事庶母陳甚謹撫二弟愛田廬不足分給自擇卑瘠者凡祀祠家訓與思澗力行之上官故鉅族繁衍難齊伯子正身率之大小雍睦謙損不校務掩人過所爲時義力復雅道古詩文亦雄視儕輩然喜



推轂後進人以此益附之其他醫卜堪輿咸臻妙境俗師  
茫然莫究也以某年月日卒距生嘉靖甲午某月日得年  
四十七娶李氏卽谷野君妹丈夫子五守邦娶王氏守郊  
娶曾氏守祁聘王氏守■聘某氏孫三某守邦生某某守  
郊生郊祁文雅如父兄其幼者亦秀穎不凡天之報伯子  
者遠哉思澗擬以某年月日塋伯子某地予所叙誌者雖  
庸行無卓越之績然求卓越之績于庸行外予未知也夫  
子不云乎施于有政是亦爲政藉使伯子生異代其修身  
教家章章若是予且願執鞭矧與思澗遊熟其人與政乎  
貴顯之士世所尊禮豔羨時時不乏也孝友之士內外無

間指可多屈耶伯子驪然一儒生未沾一命怏怏死然可  
以挽頽風厲澆俗荒隴片石榮于高塚豐碑矣銘曰

歛衾弗備厥配曷爲謚之康躬衣不掩厥譏曷無媿中卽  
吁嗟伯子式惇厥常彼年遇嗇庸奚傷封宜馬鬣妥以藏  
叶茲吉壤永流慶

明中順大夫袁州府知府葛公暨配安人于氏合塋

墓誌銘

申去泌二百里而近聞有篤行君子葛道行者未識也隆  
慶辛未同舉南宮君貌溫氣和傾肝膽示人交遊中如君  
古所謂挹芝蘭飲醇醪者乎萬曆壬午冬余奉使豫章抵



家適君以長沙守人覲遇余草堂曰余性踈懶喜與故舊  
談譔痛飲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今當與君傾倒耳余雅不  
能飲以小犀卮陪君巨罍過夜分君懷益暢因言治郡苦  
心務利民而不能事上官狀慷慨悲歌歔歔泣下當是時  
君配于安人已卒而君且倦遊矣余爲慰勉久之散去次  
年君調守袁州而余亦罹先太恭人大變廬居荒僻與君  
不相聞今年夏有自泌來者言君以病乞歸無何而君仲  
子上圖持狀乞銘君墓悲乎哉歔歔夜飲竟永訣哉前此  
君嘗屬予銘于安人而君之袁無暇示狀茲不忍負夙諾  
乃并君誌之君諱登名字道行別號定菴宛之泌陽人曾

大父麟大父昇俱潛德而隱父介以君貴贈兵部主事君  
生有異兆長而秀穎嗜學不倦雖習博士家言而弗泥俗  
儒說隆慶丁卯舉鄉書辛未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國以  
廉慎稱甲戌遷駕部主事時議開馬市君規畫印驗馬政  
肅清又三年始轉職方員外武庫郎中而武庫司錢穀弊  
孔百出公置籍定程盡剗宿蠹庚辰擢長沙知府長沙故  
難治君以平易蒞之民咸說服有奸民誣讐家爲盜而厚  
取其貲獄久不決君爲直之其他訟牘一裁以法雖郡稱  
神明而亦因之失上官指竟以此調袁而君之袁也有規  
君稍易轍者君笑曰吾能以吾面爲君面則可改爾而袁

人益悅服居歲餘以疾乞休當道勉留而君請益力民號  
泣而送相望於道也還家月餘竟不起萬曆乙酉七月二  
十一日也距生嘉靖辛卯十二月十七日僅五十有五以  
若人而年位弗永天可問哉配于氏封安人隱君鑑女隱  
君與君大父親厚而有人倫鑒故以女許君而安人幼淑  
慧既歸事舅姑甚謹君故寒士安人能勤儉佐之不辭勞  
苦舅歿執喪如禮與姑處先意承順得其驩心戊辰姑病  
革謂安人汝事我至矣願汝有婦如汝我復何憾語畢而  
卒時君赴公車在途而安人含斂用情里人式焉君歷官  
中外必借安人有疑必質多所裨益而綺縠金玉澹然無

好故君成廉吏尤閨閣所難云余又聞太守居鄉多惠安人室孤寒之族弟嫁無告之女姪則同德儷美是夫是婦矣安人生嘉靖壬辰九月初三日卒萬曆壬午六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一子二長上勲娶許氏次上圖娶徐氏孫男二朝京進京孫女一俱幼安人先太守葬三年至是二子啟窆合葬焉禮也爲之銘曰年至五十五壽已而德則長仕至二千石貴已而績則良厥配孟光厥嗣二方繁泌之陽允曰佳藏日熾以昌於鏢弗亡

明昭勇將軍東河王公暨配張氏黃氏合葬墓誌銘  
余讀史至魯朱家郭解之流直任俠豪舉得名耳乃子長



稱頌弗置言雖有激然緩急人所必有寥寥來者孰肯捐  
一錢哉每會同年友司徒大夫蕭君輒談王君東河行誼  
有可述者恨未識其人居無何有持狀索銘者視其狀則  
蕭君作索者卽東河冢嗣元登也予方養疴未能屬蕭君  
出守臨洮瀕行爲元登請甚力予先世歷下與東河有桑  
梓誼而闡揚義烈以風澆薄又史氏職也于是稍次第蕭  
君狀作王將軍墓銘公姓王氏諱袞字補之別號東河初  
例授東平守禦所千戶致仕後復以佾選授金吾前指揮  
使充之曹縣盤庚都人係出宋文正公旦也世祖諱茂仕  
勝國至戶部尙書調福建行省左丞仲子麟以明經舉國

初翰林應奉遷隴州學正兄麒山西按察僉事都御史珣之祖也子孫蕃庶實三槐餘蔭云公高祖魯曾祖珩俱不仕父崇智正德丙子魁于鄉任河東都轉運鹽使司副使母宜人班氏有丈夫子三人長襄次秩公其季也公少有智慮多力正德間河決曹境有舟失楫公拯三十餘人于瀕死時先壠被衝運副公日夜涕泣不欲生公没入水良久得柩出人以為孝感所致運副公計偕北上卒業成均公徒步往來不憚勞伯兄卒其長子商於外少子穉且無主母公識其室中物長子歸錙銖無失也嘉靖十七八年及三十二三年間大祲穀貴公減值貸人於嘉祥鉅野之



境約三千石後旱蝗相繼盡焚其券弗問黃堽人有償以第宅者拒弗受其人亦不復取遂成間田鄉人以爲美談前後濟人婚喪不能悉數二十六年河決曹城壞僉議改築費約萬金公曰水可掣垣可補奈何改作當道者從之民稱省便時倉庾蕩然新穀又未登公出私廩數百斛賑貧又念文廟傾圯而曹人困甚不忍重累則捐金五千餘市材庀工撤而新之公雅有心計凡所營建旣美且固絃誦復振而六年之間傭力者藉以糊口全活不能勝紀撫按藩臬檄下褒獎者三十有七復建坊表其閭士大夫播之歌詩爛然盈帙語具修學記中四十三年河決截沛逆

流而南溢運道沮塞肅皇帝臨朝慨歎特命大司空泊之  
工費浩大公聞饜然曰漢人有言賢者宜盡節于邊有財  
者宜輸粟以助困乏彼奮跡羊豕間能爲此言吾家世受  
國恩飽食安居不以動念毋論犯厚亡之誠卜式小子寂  
寂笑人顧予老矣不能荷鍤先迺約米千石佐工餉朱公  
嘉之建好義彌篤之坊而中丞霍公侍御羅公一時檄下  
冠蓋相望于道里人以爲榮有司每舉鄉飲公爲上賓無  
異議也公萬曆改元八月二十七日無疾卒先期命諸子  
正衣冠神志弗亂距生于弘治七年五月初九日八十高  
矣配張氏允孝先生女貞靜寡言勤儉自持內外罔間既

卒班宜人悲思成疾尋亦不起君子謂姑慈若此可以觀婦矣繼黃氏處士隨之女性不妬忌家人宜之張生于弘治十二年正月七日卒于嘉靖二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二十有五黃生于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三十六年十月初八日享年五十有一側室何氏賢而有子繼黃主中饋者十七年又沈氏子男四元登太學生聽選兵馬副指揮元發元濟俱太學生何出也元譽沈出也女一適李繩孫男五士楷士材士木士樸士■孫女三庭闈玉映爲善之報不爽哉元登率諸子擬某年月日啟張黃二孺人合葬而蕭君復爲予言幼與元登同師河內婁先

生因獲識公狀貌魁梧忼慨論邊事令人勃勃有封狼居  
胥意常恨不得帥材官劍士獨當一隊如李陵故事報朝  
廷繇斯以談豈直區區任俠已耶爲之銘曰士欽好義斯  
何寥廓於維昭勇夙重然諾學役河工捐貲營作賑饑急  
寔活我溝壑豈其覲之衷所篤樂鄭重表閭過者式恪賢  
配繼相內則允獲鬱鬱佳城熾昌永拓讀此銘刻懋哉靡  
作

明居野王翁暨配孺人朱氏李氏合葬墓銘誌

予與王君敬民同舉進士聯鑣共榻相得甚驩居無何君  
理刑大名予讀中秘書郊寺餞別執手泫然泣數行下則



以尊公年逾八十弗便迎養且有仲氏例不得歸養也愴  
然諭慰別去今年夏予奉使秦隴過真定君適承部使者  
檄查覈兵獄錢穀諸務驛亭話契濶首詢翁動定君起謝  
曰老父林壑之性壬申秋迎官廨甫廿日竟還里中數得  
家信健步善飯猶昔也予且喜且賀及使竣便過家園則  
君僕持狀索銘矣東嚮悲怛遂叙翁行誼付君瘞諸隧道  
俾來者鏡焉翁諱稅字朝濟別號居野世金陵句容人大  
父鵬生訓訓二子長科次翁孝廟末年從父商河南年甫  
十四性嗜簡編然不爲佔俾綴裂獨觀大義有占奇驗者  
心慕之遂精于易凡決大疑必筮于易故終其身無大過

正德中父母相繼卒乃營葬于頓丘之原又數年占籍西華居田家口之北闢塾延師集里中英俊與敬民兄弟游亡少長折節下之一時名士爭趨赴翁二子聞見日廣性樂施予以貧窶告必數給弗厭又爲置產經紀之族叔佩仁賴以植立若寒士尤曲賙給姍黨張君富於財翁常稱貸張以姍故弗爲券旣而不復記憶翁償如數張大義之鄉人詹姓者夫婦老子幼詹沒婦盲待哺于子不得已鬻子營葬翁哀之捐柩櫬葬其父仍贖子養母終身邑令訊一盜僧僧誣逮讐者十數人令榜掠甚慘有斃于捶楚者翁拊膺痛憤率衆詣縣庭爭之令雅聞翁賢餘獲昭雪是



年冬敦請鄉飲再三乃就晚年以齒德膺冠帶優游巖藪  
絕迹城市性儉樸不嗜酒客至奕碁清言終日澹如也長  
公之大名跪泣請教翁慨然曰名節難全獄情難究惟廉  
惟恕可持終身小子勗哉毋以我念也長公奉教性謹故  
蒞大名三年詳讞平反人人以爲弗寃然不知翁庭誨得  
理者咸加額祝翁云翁生于弘治庚戌九月初六日享年  
八十有五卒于萬曆甲戌七月十九日配朱氏句容大族  
幼閑女誠旣歸翁克盡婦道舅氏卒于頓丘奉姑劉徙居  
田家口孝養備至劉亟稱孝婦不置遇翁父大父忌辰灑  
掃設主致慤以薦居野翁姓嚴毅孺人承順終身無忤顏

教二子嚴督婉諭不爲姑息待翁側室李如姊妹終始無  
間言凡翁濟人必寸贊之而慈惠貞淑可式閨闈蓋未易  
枚舉也孺人卒于某年月日距生於弘治乙卯二月十四  
日得壽六十有九李柔順勤敏內外交譽長公在襁褓乳  
哺如己出翁起家殷裕贊襄爲多而房帷雍穆弗妬弗忌  
尤婦人所難者辛未秋八月廿五日卒距生弘治辛酉壽  
七十有一高矣翁男二長敬民登張元怵榜進士任大名  
府推官娶張氏繼武氏次錫民縣學生文行如兄時稱聯  
璧娶杜氏繼劉氏俱朱孺人出也女二長適太學生張一  
麟次適鄆陵學生胡一鳳俱李出也孫男二若時若宋女

孫一許聘李■明敬民兄弟將以某年月日啟二孺人窆  
合葬某地銘曰睠我彥方式廬表里西華之墟二少並峙  
實產哲人胥重國士寧直二少鍾阜毓只厥配惟淑庶亦  
並美壺則雍肅適俾彤史偕爰吉壤永錫完祉侈我三槐  
爰眎翁誄

明勅封孺人蔡母程氏墓誌銘

中州諸道鉅且難理者無如汝南而兵巡眎守繁劇不啻  
倍之奉璽書至者匪臺省有風力則卽署資望深重二千  
石最良者也蓋雖分臬隱然開府矣丁凡秋余歸省老母  
會侍御蔡公出按順天居無何觀察杜公還泗水廷議方

難代者則輟公畿輔監務陟副河憲來蒞茲道余里駐節  
地公雅下士時枉縱談而不及吏事久之察公色慘弗懌  
又若羨余得請也者微詢焉則愴然曰吾父幸徼顧母苦  
多病昔按關內心動移疾歸歸未幾母曰促曰而母繫念  
我我善飯無恙而第勉樹立報塞顯揚愈朝夕傍我也子  
含淚出迄今心搖搖在親舍恨不縮地爾因慰諭散去今  
年新正母訃忽至申父老子弟暨官吏將卒哭甚哀又痛  
公西奔攀卧長號相望于道公去數月則走使持狀屬王  
子銘之夫闡徽懿以風相闔史氏之職也重然諸以答知  
已烈士之行也余卽非其人亦何能辭按狀孺人程處士



女世爲德化大族生而婉靜閑內誠處土方嚴諸子無敢  
逆獨鍾愛孺人值盛怒孺人在側立解家故饒孺人泊如  
也蚤歸□□翁益修婦道舅氏□□翁業賈多貲而慕俠  
好急人之難橐金盡弗問至□□翁賈遂無以爲資孺人  
急脫簪珥服玩畀之又辛苦拮据治生家漸裕故□□翁  
操奇贏經年不歸知孺人善事舅姑無復內顧也□□翁  
雖與賈人游乎乃性喜讀書交縫掖旣舉憲副公兄弟則  
屬孺人曰大吾門者二子吾以什一縈念汝盍教之孺人  
唯唯悉遣就外傅夙夜督責甚嚴時指里中佳子弟與不  
肖者曰是皆人子而榮辱頓殊汝曹何慕焉二子感激嚮

往有聯璧之譽而□□翁客久故倦游長君有心計則以  
貿易付之大倍本業次公得專力於學補邑諸生聲稱藉  
甚甲子領鄉書明年成進士司理嘉郡迎孺人邸中郡故  
繁又數從部使者行縣每歸必訛雪幾冤獄鞠讞者得無  
羅織而力爭不次公出小牘袖中跪誦大畧兒不敢廢三  
尺法是咸求其生而得者孺人喜加餐曰天道神明不可  
妄殺吾常念斯語恐嚴母地下笑人小子如是吾復何憂  
次公頓首受教理郡以平反績最上嘉之召擢御史持繡  
斧行部貴州關內畿甸再視禁旅所在雖風裁凜凜而恒  
以仁恕行之則慈母之孫也至蒞我汝南案無滯牒獄無



寃民枹鼓弗鳴謳歌滿野方徼終惠而甫期扶杖去父老  
過鎮淮樓低徊歛歔有疾趨不忍仰視者此與召公之棠  
叔子之峴何異哉孺人卒于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五日  
距生弘治癸亥九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高矣丈夫  
子二長庭輔次庭臣所謂憲副公也廷輔娶劉氏廷臣娶  
戴氏繼劉氏女二長適邑庠生戚玉振次適國子生陳褒  
孫男八士元士行士立廷輔出也士英士華士純士南士  
信皆廷臣出也孺人性惠慈樂施予里人德之卒之日識  
與不識咸涕泣悲悼而生平不喜綺麗遇今上正儲御極  
先後覃恩兩膺封典僉詡希曠之榮孺人固兢兢以能貧

能儉檢其身克忠克孝懋其子介福完祉近代鮮傳天所以報賢母者何昭彰若斯哉憲副公擬某年月日奉靈輿于仙居長嶺之原堪輿家嘖嘖所稱吉壤也乃爲之銘曰  
絜母之德淑且芳兮絜母之後熾而昌兮帝嘉令儀寵服章兮神洩幽閔錫壽藏兮仙居長嶺玄之鄉兮旣妥且鞞永發祥兮

明誥封太淑人董母陳氏墓誌銘

予讀中秘書時兩河鄉先生以李村董公母祝詞見委是時母之賢已式遠邇又十數年而復爲詩寄洛下爲母壽又一年則聞母訃作誄莫之居無何李村公介憲副劉公

所作狀以誌銘屬匪惟濫竽史局當續中壘之業亦以汝  
浴相近通家世誼知母最切爾按狀母周南大族父陳翁  
郡名士餼滿未上公車而沒母趙孺人有身臨蓐時適金  
紫客傳呼及門翁喜曰貴徵也母生迺異諸女少長婉慧  
通曉詩書大義翁撫之惜女也使男將大吾門雖然亦當  
大人之門不知阿誰足當之自是聘者咸不許李村公父  
封侍郎伊泉翁者見而奇之而公家亦雅知母非常女遂  
委禽焉母歸婦道克修若素閑者伊泉翁任俠好結客不  
問家人生產姑殷淑人寢疾巖急母拮据佐伊泉翁不使  
有乏又善事殷淑人得其歡心伊泉翁治博士業無成母

數諷以二親老歲苦祿盍專力農勤紡織俾不缺甘脆奈何佔俸俟河之清又微諷伊泉翁節飲儉客毋發人過翁大感悟里中稱爲長者時李村公已有聲藝圃乃一意督誨母又時時舉目前業儒鮮終者以勵之李村公奮激向往識者謂斷機和丸千載如新也李村公成進士司理廬州母偕伊泉翁就養惓惓以仁恕平反誠故江北無冤民迨召爲御史晉陟冏卿游佐留臺亡一事而不以二尊人訓念也李村公入蜀伊泉翁卒於家而婦劉又故母辛苦萬狀殫力經營李村公歸痛絕之餘時復感泣母雖愛子甚而恒責以大義甘鎮命下公重違母側又以遠塞板輿



不便母怡然趣治裝抵鎮諭公曰我雖婦人不習塞下事  
嘗聞古名將以屯田養士又聞有誘降致恨者小子識之  
李村公頓首受教故撫廿二年餘經略偉贊西人至今能  
頌也公數上疏奉母歸不獲未幾擢南少司空人謂曰下  
去洛不甚遠而司空官崇且無軍旅責母雖春秋高健步  
善飯必樂行母顧不欲李村公亦以家居適疏請終養上  
嘉諭焉母謂親戚仕宦如航海茲始登彼岸當與若輩話  
舊自縷耳母稟受既異生平多陰德咸謂百歲未艾竟以  
微疾終聞者莫不悼惜中州失賢母云予又聞母性儉嗇  
雖貴恒服澣濯衣食無兼味虔祀豐賓各適其宜御下慈

以嚴梱以內肅如也幼善女紅而機警巧悟若別有所承  
米鹽雞豚諸瑣屑一日不忘或籍或圖數十年可按索之  
家故力農而未耜占候老于田者莫及也嘗以瓦礫雜積  
糞爲識家僮得鄰翁錢以糞糞其田母以詰之叩頭服作  
室匠尺寸稍紊或他詭計以問匠汗縮不能語城西荒田  
汙萊久棄母投意指闢爲苑建亭榭植花木遂爲洛陽名  
園之勝至于賑卹貧窶赴人之急有烈丈夫風趙孺人之  
卒也姨母喬實育之母事喬不異趙孺人里中舉以爲薄  
俗勸母介福完祉近代罕儷卒修內誠大董氏門陳翁可  
謂知人也己母卒于萬曆戊子十二月初七日距生弘治

乙丑七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四始封孺人再封太恭人  
今加封太淑人丈夫子一卽李村公堯封娶散官張孝女  
贈淑人繼娶贈尙寶劉濟民女今娶贈知縣吳瀾女封淑  
人女二一適朱錫一適戴吉全俱庠生孫男五獻策舉人  
娶大理評事陳錡女對策增廣生娶憲副劉贊女定策聘  
鞏昌知府袁桂榛女延策聘舉人王正修女揆策幼未聘  
曾孫男一玉生聘南京工部主事錢守成女曾孫女四一  
字庠生呂夾鍾子乾生一字舉人方誠子可教一字廩生  
史嘉言子洛一字舉人溫溶子廷杞蕃衍昌熾流慶無旣  
寧直大董氏門已哉李村公擬某年月日啟司空伊泉翁

曠合葬于邙山上店里之原先期公以郵典請上以公啟  
歷多樹績而西郵晏然功在疆場慈訓足多且純孝可風  
並伊泉翁恩卹隆渥信異數也伊泉翁潛德具大司徒孫  
公誌中不述卽述母徽懿亦彰彰爲洛人稱述者銘曰  
邙原藹藹曷竟曷紀榮名寧旣健順同軌賢哉淑人備茲  
內美天作齊德冀梁足擬篤生名臣宏翊至理得全全昌  
歸報夫子帝嘉壺範愍倫赫只恩賁玄扃光垂彤史餘慶  
源源有如洛水維孝維忠銘詞匪綺塵劫變遷佳城弗毀

明孺人胡室陳氏墓誌銘

陳孺人者雄縣令東臯胡君配也孺人光山世族父雲鶚



以學行重閭里子一田邑諸生女二孺人其季也孺人生  
有異質幼不嬉戲烹飪女紅精巧絕人聞父兄讀書輒通  
大義未笄喪父事母以孝稱逮歸東臯君益修婦道事翁  
石泉公姑呂夫人躬操井臼咸得其歡心小姑才數歲極  
意撫育教以女訓及適人分已奩與之東臯君夜讀則以  
績紡具置几側逾夜分乃寢友人過談藝課業卽淪茗治  
具不以委侍兒也東臯君用是感激益肆力於學乙卯以  
春秋薦于鄉無何石泉翁捐館舍東臯君哀毀遭疾孺人  
晝夜謹視之又曲喻呂夫人間關萬狀卒伸情事蓋石泉  
公沒而家弗替誰力哉丈夫子二長孟清次自清督誨嚴

切而事呂夫人廿餘年如一日至難矣甲戌東臯君試南宮弗利念呂夫人老謁選尹維縣畿邑孔道長吏蒞任靡敢時刻違亟迎養呂夫人尸所遺宦邸者公家升斗耳吾已食舅氏夫君之祿且老矣烏能遠涉孺人謂曰兒負儻才非不能需一第所以仕者爲姑耳奈何弗往呂夫人竟不行而遣孺人孺人泣曰吾往誰夫人事者且姑家食而吾不家食毋論一邑奉卽大官享能下咽耶呂夫人正色曰汝行吾心愉不則吾朝夕念汝夫是疾我也汝謂誰我事不有長孫若婦哉孺人重違姑命垂泣北上抵治日鬱鬱病未踰年早起覺心動卽欲歸東臯君亦亟遣之至家

則呂夫人病篤矣。孺人跪候榻前，呂夫人開目喜曰：婦來，吾何憂孺人。籲天請代，同呂夫人起卧。又旬餘，呂夫人卒。孺人絕而復蘇，力疾治喪，致腹塊隱隱，里嫗咸歎曰：茲情茲事，木石銷鑠，人何以堪。至今年戊寅四月三日，竟不起。距生嘉靖甲午五月十五日，僅五十有五。孺人性好施與，慈惠有恩，內外咸德之。卒之日，識與不識莫不悲悼。此何必期頤哉。孟清丙子領鄉書，自清弱冠，藉甚。孫一拭，孫女三俱，孟清出東皋君擬某年月日葬孺人于某地，而請銘于予。信陽視光山爲隣，封而東皋君雅善予，故孺人懿行，諗知之。夫閭貞烈幽淑之德，用風樞內，亦史氏職也。乃銘。

曰姑生能養姑没用誠他善靡既孝哉首名受福昌後吉壤是承爰俟彤史永賁玄扃


明張太夫人墓誌銘

南川公守申多善政顧植良鋤惡強禦靡怵以是忤當路慨然奉太夫人還新安躬耕養志恨拂衣之晚又十數年太夫人始仙去公哀毀幾絕遣長公孝廉君持狀至京師命王子銘之王子爲諸生時辱公國士之遇太夫人在申久徽音懿行人人能道之乃王子獨真且悉也卽公不言且當書之用風聞闔矧公惓惓屬哉母馬姓世爲新安六里村大族馬翁三女母仲最賢翁有人倫鑒嘗曰此女不



凡當求佳耦遂歸公公幼有大志爲繼母王撫育遊庠有  
聲母躬操井臼得王驩心夜侍公讀書就燭光紡績夜分  
不倦公旣登科母益勤儉妯娌四人怡怡乎無間也嘉靖  
丙戌公宰芮城蒞任四年清苦如一日說者謂冰蘖之操  
雖公天性然內助爲多芮人思公至今祀不廢云公自芮  
城歸也值歲荒家益貧母無愠色公謂南川公曰貧而無  
怨自古難之吾輩讀書堅忍且不易汝母婦人也能如此  
異矣癸丑南川公試春宮不第居頃之念二尊人老又多  
病也慨然詣銓曹銓曹雅聞公名俾守東平迎養二尊人  
咸以芮城事誠厲又二月公捐館歲丁巳復除信陽時潯

暑母見與人汗浹背色惻然不憚抵信陽布衣蔬食澹如也信陽當吳楚要衝軍民雜處案牘勞曠母曰吁小子勞苦休矣而父遺薄田能勤力足供饘粥盍歸乎盍歸乎每聞敲朴聲恒蹙額南川公察母色有異則跪稟曰兒所撻皆蠹吾民者歷述其狀母乃解已未陟肅府右史母曰我聞仕宦類薄王官憚遠地惑也仕貴行志耳但我老不能偕汝去我不去汝又不忍往在信陽令汝歸此豈王官遠地耶南川公跪受教曰此兒夙夜耿耿者得力田供甘脆寧復他覲母聞大喜相與還新安貴能貧老能儉極子孫之娛享清平之樂至是乃卒嗚呼異哉母天性慈仁見窶

人寒子毋論識與不識輒卹之不厭下逮臧獲八十餘年  
無怒色惡言故卒之日識與不識咸潛然出涕悲云母生  
于弘治己酉之五月某日卒於萬曆癸酉之六月某日享  
年八十有五子三長光遠卽南川公次光世京衛武學生  
先卒次光國禮部儒士孫男四長汝楨廩生次汝桓俱光  
遠出汝朴附學生次汝椿女三俱光世出曾孫男四長燾  
次燾次燃次燦俱汝楨出曾孫女四一爲汝楨出三爲汝  
朴出遐齡完祉近代未有也先是  公之葬也少司馬  
劉公表之憲副李公銘之名賢並祀輝映兩地矣乃今年  
某月某日擬奉太夫人柩合葬城西之原王子濫竽史局

賢母貞婦例得書銘曰於禕昇異而壽而康相夫教子爲  
循爲良匪嘉內則式于四方神啟佳域厥庶裕昌靈之憑  
矣永焉有慶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四

三怡堂叢書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墓表

明遼東副總兵贈都督同知謚忠勇黑公墓表

忠勇公死事甚烈予集公車已聞遼士言後延世咨遼鎮  
獲友公冢嗣叅戎君歸爲予道之未嘗不矍然東響失席  
沾衣也今年冬叅戎君走使函幣度關以狀請曰先忠勇  
之死甚慘朝廷所以褒卹者甚渥雲龍待罪疆場不能膏  
原潤野上報國恩下雪家難枕戈卧薪曷敢一日忘唯是  
先君宰木拱矣墓道之碣敢煩吾子慰忠魂而風臣節史

氏職也吾子其重圖之予旣壯忠勇公之事而叅戎君之言有足傷心者乃爲文俾勒諸石百世之後過者當下馬歔歔吊也公姓黑氏諱春字景初別號西泉其先遼人爲虜俘居山後始祖哈密哈率衆內附授都指揮使領建州諸部生廣石廣石生德叟中衰併于別部公甫十歲卽能馳射如飛諸仇家相謂不除此兒吾屬無噍類德叟公聞而患之謀內歸未果其所居半邊城山魍爲祟人咸徙去公奮然仗劍以十數騎往聞二石相語抄化將軍來謹避之餘鬼屬不足畏公歸以告德叟公曰吾世爲漢官吏以漢總兵爲抄化將軍爾當以是顯未幾向所從騎以捕魚

冰陷死德叟公歎曰鬼屬之言既驗吾兒他日爲大將不  
俟卜矣於是決意內向正德辛巳捧勅從撫順入關天子  
嘉之仍原秩居廣寧無何以老致仕公承襲才十八而兩  
目燁燁氣雄萬夫中丞呂公見而奇之曰若能射乎公曰  
世業也因集諸材官善射者偶而試公三發洞的而弦絕  
呂顧左右與弓俱不可用因取強弩與之又連洞的呂大  
驚曰吾始聞穿札貫蝨虛語爾乃知真有若人自是厚遇  
之復以公弓縣金于市莫能控者惟一會差能挽亦不能  
發遂有神射將軍之稱嘉靖乙未悍卒陳羊兒執辱撫臣  
公欲報呂約所厚金鎮夜襲殺羊兒屍于通衢亂遂定而

遜不以爲功呂公之還也寧遠前屯軍欲邀爲亂素爲呂  
厚者盡避去公獨以身衛人憚而不敢動出關再拜而別  
人以此義之名遂大起公爲遊擊把總使按甲東州賊入  
犯卽擊走之以二十騎追至挂牌嶺幾達虜幕而還他日  
市夷謂守牌者曰東州有驍將白馬陷陣莫敵者諸酋計  
欲生得之再戰當易馬公故不易一虜直前公曰此射鵰  
者以大羽殪之取肝寘槃上虜號哭引去爲錦州千總接  
甲大興堡會虜至計寡不敵遂開門疑虜虜稍卻公覘知  
大酋爲石頭乃單騎免胄大呼曰石頭汝前日拆箭不犯  
我邊今竟來不畏天耶虜相顧失色下馬舉手向天拜又



向公拜公亦下馬責其背盟虜謝過解去甲寅由督府千  
總擢中固備禦時熱夷夾牆任牧竊發爲患公欲勦之左  
右以爲難公提兵數其罪諸夷錯愕鼠竄徙去虜相戒不  
敢犯巡撫蘇公與論將公曰將內顧則心分分則勇奪岳  
公所謂不憚死者無內顧之謂也蘇爲擊節嘆賞乙未陟  
廣寧遊擊歲祲軍多枵腹公極意拊循士爭奮起黑字羅  
以二千騎犯細河猝遇于半山公誓衆躍馬直犯其銳虜  
大潰幾獲孛羅妬者謂虜據半山仰而擊之兵家所忌巡  
撫侯公以問公公謝曰虜據半山我兵猝至不敢驟下則  
疑畏生故突擊之而勝稍遲彼必先下乘銳從上攻我何

能克先人以奪其志此自兵法諸君未察耳侯公稱善是年冬與大將軍楊公照會兵清河虜勢甚熾公請爲先鋒諸將言賊初入宜避其銳公曰賊步騎遠涉山險我不以逸待勞反候其成列耶乃先登大破之斬八百餘級楊公解飛魚服衣之曰今日匪黔侯幾誤公面黑又以其姓故云明年虜犯薊鎮潘家口督撫王公率諸將連營禦之公進言曰賊初入勢驕謂我衆雖集相持莫敢嬰也誠分銳之半必滅此而後朝食王惑諸將議不決公退氣塞不食虜果大肆焚掠揚揚而去尋以功陞左叅將分守寧前路部以賈某代軍中有真將軍去假將軍來之謠明年改太

平寨當喜峰口故朶顏泰寧諸夷貢所驕悍要挾王者莫能禁亟則閉關跳避公開諭恩信虜夙憚公毋敢譁者辛酉擢遼陽副總兵先是大酋李董剛恃其強盛深爲邊害公按兵東州斬董剛等十三級東夷望風奔潰呼公黑太師正月犯清河五月犯東州斬獲甚衆十月北虜犯海州攻熊岳驛公援之受圍于野場峪虜兵二十倍圍百里公激厲將士擇最堅者當之日暮矢盡薄戰益力左部持盾者爲虜奪去公遙見大呼取卒頭來卒皇懼突入奪盾還始解晚就川澤士卒創甚計明日賊當復來令循還唱名聲震川谷夜半引歸賊不敢逼翌日過蓋州諜言虜死甚

衆公選騎欲邀之大將軍雲公旨使健官執轡不得發御  
史劾諸將罪獨原公曰設主將預爲發遣則熊岳可保無  
虞使叅遊及時應援則野場尤能取勝怒髮落齒雖吞胡  
之氣未伸而華夏之威已振公竟以撫順捷晉三級賜金  
幣慰勞壬戌五月虜犯險山公率兵晝夜行三百里大戰  
于媳婦山虜潰我兵逐利公馬陷淖中虜自山馳下援軍  
不至擁公及甲士老察去見公狀異爭問爲誰公厲聲曰  
我黑總兵也快殺我虜喜欲質以求市公怒叱之曰我連  
年殺汝血屬欲噉其肉而顧生還我乎因坐虜取被掠十  
七人次弟磔于公前公不爲動老酋下馬縛公以行公奪



棍批虜頰虜大怒悉拔刀向公脅公跪公挺立益奮摧擊  
糜爛罵不絕口虜裂公四體剖腸胃而去年五十六歲時  
老察逸叢林中明日求屍不得老察歸言其狀而夜大風  
雨沙石漂蕩公體一無所失遼陽無老少男女皆披跣迎  
哭先是有以公與虜俱北者有謂公脫歸者張夫人號踊  
曰公素以死誓必死無疑矣而公陷虜日雙白虹貫日府  
第羣花邊皆變白色上聞震悼贈都督同知謚忠勇建褒  
忠祠祀之塋祭錄蔭咸踰常制降夷言虜獲公甲變恠百  
出隆慶三年海西酋長王台復以甲入公初治甲謂函人  
曰護背不必精丈夫擐甲有進無退吾結髮與虜戰三十

年未嘗以背示敵老兵迄今尙能言之史嫡曰嗟呼忠勇  
以死殉國臣節畢矣復何所言予獨于此見天佑忠貞甚  
彰著也公被執而老察與公同公不屈而老察偶逸非天  
道曷能如是巧哉昔淮陰侯母死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  
地令其旁可置萬家景桓侯卒天子發屬國玄甲軍陳自  
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夫二子之功偉矣而忠烈未  
聞忠勇公精靈之氣如日中天不必冢旁置守樵牧自不  
忍犯而生爲忠臣死爲厲鬼至今敵愾日伸虜魄日奪環  
遼諸山孰非祈連哉參戎君能讀父書克光前烈而又善  
古詩文大雅自負都使君分闡薊鎮推轂方殷天佑忠貞

不惟巧而又遠矣于是東向再拜表之曰有明大都督黑  
忠勇公之墓吁寧獨吾人過者歔歔而弔安知虜衆過者  
不嚙指縮頸揚鞭向天而讐也哉

此表生氣凜然

### 明戶部左侍郎劉公墓表

汝南故稱多賢予擬叙鄉先生事如傳者舊遠邇未逮也  
信陽往會城京師必由朗陵予爲諸生即受知劉公竊有  
國士之感丁亥秋北上公延入後堂執手繾綣若有所屬  
而未發予抵都未兩月已聞公訃矣又三年公季子憲長  
君以墓表委嗚呼此予夙抱也遂泫然擗臺次之樹于墓  
道俾後世過者下馬拜焉公諱大寶別號愛齋雖貴鄉人

稱愛齋先生而不以官父好義樂施凡境內祠宇橋梁道路壞者舉爲脩葺人有緩急輒赴之里閭德翁以爲必有賢子孫翁嘗夢濟川舟將覆一緋衣偉人出載以歸而公遂生翁默自負稍長教之甚篤弱冠舉于鄉明年成進士令晉之高平高平內地無虜患而邊備寢弛胡騎闖入亡弗爲公危者公至練兵儲糧堅壁清野城門大開聽民樵採虜不敢犯迄今祠公如一日尋擢吏部主事進掌文選公益感激嚴除陟杜請託守法奉公置毀譽恩怨于勿恤是時分宜父子頗撓銓務通政使文華欲徑轉少司馬公執不可居久之始卿罔寺馬政久廢視爲故事公毅然綜



一以坐大校以躬時亦縣周率復值大祲識者有根本慮公  
尹順天方詰蠲賑減徼派寬鋪商輦轂晏如晉佐司農日  
夜焦勞求所以裕國而弗病民者會有清理薊遼之役忌  
者文致罷歸公不怨亦不辯明農課子恂恂退讓人不知  
爲卿貳之貴而樂善好施愈廣父志維風善俗里人受公  
賜甚宏不獨惠恤一節而已公性至孝撫諸弟成立始終  
弗渝鰥居二十年不畜姬侍此尤人所極難予嘗入公內  
室見筦鑰之類縣之壁卧榻蕭然惟圖史而已焚香烹茶  
僅二童子予爲嘆息者久之緋衣偉人之夢夫豈偶然也  
公之捐館舍也訃聞上爲震悼予莖予祭俱溢常格佳城

葱鬱恩賁無窮又奚俟不腆之詞表墓爲也世系嗣續生  
卒履歷之詳具載于誌姑書其大都抒憲長君霜露展省  
之思焉爾

明亞中大夫陝西左叅議村南冉公墓表

冉故爲中牟大族科第相望又多賢者蓋村南公尤顯云  
公前後作述始終歲序語具張太史所著志中蓋公歿三  
年而孫佳走數百里持狀來曰先王父墓道之碑尙虛以  
待敢以表請不佞年家子悉公行誼則採志狀與所聞長  
老者稍次而付佳公諱崇禮字嘉甫別號村南生而穎異  
十歲讀書通曉大義與伯兄運判有聯璧之譽而人以白

眉歸公嘉靖戊子舉于鄉壬辰成進士授西安令西安附  
衢繁巨難理公務拊循不尙擊鷙俗生女多不舉則嚴禁  
而懇諭之人爲感悟召擢御史清山東戎政慎逋逃株蔓  
尺籍覈而民不擾會以王母憂歸服闋不忍去文林公文  
林公怒趣之單車遄發未幾而訃至公痛自恨責哀毀踰  
禮以識未躬含斂也禫除奉璽書按蜀風裁大著坐公誤  
改南京廷評轉寺正陞湖廣按察僉事辯冤弭盜行市肅  
清而潔己寡交居五年始遷陝西叅議度關太息曰士委  
質爲君亦爲親爾吾齒逾艾不能隨諸少年有所建樹而  
祿不遠親驅車往來俯清渭瞻太華焉所稅駕耶慨然移

疾歸吏民泣留不獲有追送百里外者公抵家明農課子以圖史自娛絕迹官府不通貴人竿牘嘗誓以一丘一壑外非所知也公性友愛輕財重義先世遺產悉與仲季而所入俸數贍宗族儉以自俸亦以此教家故冉氏子孫人擬之萬石君云史嫡曰嗟呼士君子處世其響義慕善者疇不思噉然終始毋滋指議乎而營營於顯榮汲汲於退休者何莫非身家子孫計利令智昏有味哉其言之也公爲名縣令名御史名藩臬急流勇退雖混迹城市而入山益深豈非神龍不可馴冥鴻不可慕耶優游杖履享清平之樂至八十一而始化而仲氏以趨庭者攜之廷對其歸



也以養其卒也以毀雖一命未沾而三公爲輕矣孫佳韶  
秀奕奕射人天之報冉氏者何宏遠哉公不以余文重而  
余文以公重隧道片石逾九鼎矣

明勅封文林郎渭南知縣林溪翁崔公墓表

林溪翁者今御史崔君廷試父陳留名士以子貴封者也  
肅皇帝之三十七年予與崔君同薦于鄉越七年君成進  
士尹渭南以異績擢御史風裁茂著蓋予與君別十年餘  
矣甲戌夏予奉使隴右君爲林溪翁服闋北上相遇鄴道  
中停輶話離索甚久君因潛然曰先君行誼子悉知而紀  
述又子職也敢以誌託予唯唯別去乙亥持節還則君按

河東請告歸矣又二年丁丑秋予歸省太恭人君時疾愈  
北上復相遇鄴道中四年兩值同駐是途異哉君則又潛  
然曰曩以誌銘請顧卧疴弗能狀又恐作者弗知先君孤  
介少涉溢是孤以諛奉親也暇因自誌矣敢請子表厥墓  
予唯唯別去是冬君按淮陽又一年始持所爲誌來予兩  
諾矣奚辭翁諱輅字任重別號林溪世爲陳留人父鄉耆  
公以齒德重閭里教諸子躬耕供公家稅毋逐末吾不喜  
而翁幼獨不好農數從儒生游購書甚富鄉耆公奇之俾  
習舉子業翁有至性每外塾歸定省如成人事兄鳴和更  
謹母梁孺人沒過哀而事繼母李無殊梁孺人也弱冠補

邑庠弟子員娶朱氏能脩婦道益肆力於學有司校文數  
首列聲稱籍甚居無何鳴和卒止義子二鄉耆公緣是悒  
悒捐館舍翁辦毀若不欲生祭葬以禮又悼兄亡後撫義  
子成立授室析產斯人所最難者翁雖譽日起而屢試不  
第年四十乏嗣乃娶周孺人生侍御君六歲卽口授孝經  
小學諸書稍長課益嚴讀必夜分篝燈相守每太息曰吾  
少有用世志今逾艾矣未竟之業小子念之侍御君感激  
嚮往寒暑靡輟至於大成他日樹立偉卓爲時名臣則庭  
誨之繇也翁旣不事進取而里人式之若太丘彥方也晉  
投冠服與鄉燕翁益恂恂以節儉論閭閻獄牘必求生道

歲飢命多方亟賑全活甚衆隆慶戊辰值覃恩翁及朱孺人封如例是歲秋侍御君奉璽書閱邊務翁遺書戒曰御史言官疆場重寄建白弗審則疎玩愒弗振則廢有一于此咸爲曠職慎之哉侍御奔朱孺人喪旣襄事晨昏奉翁甚驩辛未冬翁寢疾延醫進餌笑曰吾數止此不聞扁鵲何益之說乎念念忠孝復何言遂瞑是爲隆慶辛未十一月一日距生弘治己酉十二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三高矣翁仁恕洞達諱言人過樂善好施始終不倦侍御釋褐後惟以修身報國喻無一語及私而視聽聰明健步善飯燈下誦紫陽感興諸篇擊節琅琅人莫之測也史嫡曰深麓僻



壤多獲修齡然彼薄滋味寡營慮如木豕然無足異者翁  
生于通都巨邑又瘁神鉛槧旣臻上壽復備完祀殆異人  
哉至于卹兄義子獨行高誼鬼神爲泣食報侍御天道不  
爽矣世系蕃衍詳具誌狀中

明南岡李翁墓表

小岡李君嘗邀余至尊公南岡翁墓所曰響山渡澗三里  
幽徑迂仄入山漸平折而北若升陞然溪澗潺湲田盡膏  
腴田上湫以池清冷可鑑巨魚游甚適池上門一楹門內竹  
闌奇花異草襲人衣裾中爲饗堂五間庖湍諸室咸備堂  
後由石級上爲南岡翁夫婦墓約山之半山不甚峻而龍

從谿嘲環抱拱衛脉隱隱自天目來松楸蒼鬱嵐翠欲流  
雖不諳青烏子術知爲佳城矣而小岡君顧指隧道片石  
潛然曰先君捐館舍三十餘年未能表厥墓歲時奠掃未  
嘗不攀樹低徊不能去也因出所爲狀跪請曰願吾子留  
意也按狀翁姓李氏諱桐字伯琴別號南岡先世鳳陽人  
某世遷信陽勝生海郡諸生娶吳氏生翁吳卒繼陸氏翁  
幼孤依大父母受業大復何先生年甫十四補州庠弟子  
員弱冠食廩聲稱籍甚大父母卒祭墓以禮遺弟梓爲傳  
經授室後掌昌黎教一姊二妹一爲陸出資嫁如一翁少  
歷艱苦廩金錙銖弗妄費稍買田園勤力耕稼歲有餘饒

與人交亡貴賤賢愚遠近披肝直眎人有謀殫力爲之非其義千金弗視也諸生從游講習不倦貧者反給之由是感激多名士羣居燕飲非其任弗強翁有酒德醉後愈恭人以爲不可及屢試不第迨膺歲薦數年爲嘉靖丁未以疾卒距生弘治元年僅六十配史氏慈惠婉懿事姑陸甚謹陸無子十九孀居完名全節咸謂史氏成之斯又賢于他孝婦遠矣史與翁同歲生至隆慶四年乃卒享年八十

二丈夫子二長朝陽領嘉靖丙午鄉書仕湖廣房縣令所謂小岡君也次朝旭郡學生孫七人盡性生員餘讀書能文咸稱偉器史嫡曰嗟呼天道人事至微至著莫過于報

應之理合曰昭昭歟曰懵懵皆非也大要乘除損益于其定者觀之耳自予爲兒時聞長老談里人某宜昌而衰某宜衰而昌意甚皇惑未十數年則昌而衰衰而昌若寒暑晝夜勢極而返倏忽如此何論久遠哉老子張弓之說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南岡翁蓋恂恂厚德長者而上壽靡登偉抱弗竟合耶舛耶逮小岡君諸孫燁燁起乃知翁以不盡貽天以不盡報乘除損益之妙又灑然矣

明勅贈文林郎潮州府推官陳公太孺人程氏墓表  
戶部尙書郎陳君權關河西務將發謁予流涕請曰應熙不孝二尊人見背勉力襄事庶幾無悔顧父塋于龍山之



陽母葬于沙溪之陽拂同穴之義擬謀遷徙二地俱吉壤  
靈寶妥焉茲乞表樹諸墓道不知各自爲表抑一而已願  
先生教之予太息曰合葬非古然而孝子慈孫多合也者  
情也其不必合也者義也義與情非二也天地大父母有  
合祀者有分祀者不以分而遂分不以合而始各也善乎  
延陵季子之言魂無所不之也君父母業已各葬矣又各  
爲誌銘矣茲又各爲表毋乃太二乎宜共爲表而各樹諸  
松楸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陳君流涕謝曰微先生言  
應熙幾惑願合表以慰我二親以示我子孫也按狀公諱  
榮字公宜別號西泉相傳漢太丘裔唐有文肅公自河南

固始徙閩建州至泰華公第進士爲元提舉六世生希仁  
公事母至孝具載郡志希仁生晉齋公晉齋娶黃孺人生  
有源公即公父也晉齋隱居不仕依叢祠焚香不輟旦于  
敗絮中得白金約百兩蓋延入外賈問母病禱而皇皇遺  
者俟而還之名著里中晉齋公竟終布衣其捐館公僅三  
歲季兩月耳貧不能繼餽粥黃孺人携二子依其父家稍  
長督誨甚厲公泣告黃孺人兒幸勝薪水願奉母歸歸而  
嫂復妬忌讒于伯兄焚其所讀易令其自炊公晝炊而夜  
潛誦不輟母拮据佐之伯兄多方齟齬母子私吞聲泣如  
是者數年竟貧困棄而治生產稍稍裕爲季授室已而應

熙應秋生咸令讀易曰此吾讀而未售者公博洽尤精策  
往往奇中豐頤美髯慨然以節俠自負事母孝竭力娛承  
母病延醫躬禱無所不至母卒毀瘠幾滅性送終諸具毫  
不令季知也族有構禍者讒于季謂父有遺金季怏怏頗  
見詞色公泣曰父死母寄食安所得金弟非惑族人言恐  
襄事力弗勝耳此當獨任之曷忍遺弟耶季亦感泣公伯  
兄子不肖廢產嫂氏嗾伯兄將構公公捐金市屋割膏腴  
田與之伯兄媿見公公待之愈厚排難赴急甚于白爲徵  
鄉人租率用小斛不能償者弗問有聚空舍謀盜者公慰  
而資遣之羣惡少感泣去內一族人因而改行公絕口不

道也公澹泊涓潔里人有不善惟恐公知公顧恂恂退讓  
厥養輩無弗以身下之者而雅負品鑑其言諸子壽天貴  
賤無一弗驗與厥配太孺人齊德偕隱人擬冀缺梁鴻云  
太孺人程氏父諱清字太清其先亦自河南流寓建州母  
鄒氏夢月入懷有身已知其貴而孺人幼婉淑五歲能誦  
孝經九歲鄰居災父母惶懼奔外獨孺人與其幼弟在榻  
默禱曰吾不足惜如三歲孤何亟抱而突烈焰出時救焚  
者據屋脊瓦石亂下孺人取竹箕蒙首緣梯登垣度不能  
下默禱如前奮躍而下俱無恙火熄父母號哭將索之灰  
盪中有報女童枕兒垣側者趨視得之相持大慟曰吾夫



婦老僅此如縑微吾女永爲若敖餒鬼矣遠近異焉孺人  
甫十六歸西泉公貧依黃氏姑貴介女嚴毅少當意孺人  
事之得其歡心當是時孺人上事姑又左右西泉公俾勿  
內顧及舉二子復躬育之誨之凡西泉公有所施予孺人  
率慇懃而伯兄謀操戈孺人謂西泉公此不過圖財耳賑  
族義事政不必較曲直也二子稍倦輒泣對之以是二子  
感奮巨細咸遵慈訓而孺人治家嚴里嫗勸其少寬愴然  
曰吾嘗聽夫子及兒輩讀易至嗃嗃嘻嘻之辭知教家非  
嚴不可然臧獲又煦煦有恩孺人之見遠哉辛酉應秋丁  
卯應熙前後舉于鄉二季復爲諸生孺人獨以西泉公不

及見爲恨丁丑應熙成進士司理潮州奉孺人往每聆鞫  
訛惓惓以仁恕諭司理治潮著平反聲其無寃者不頌神  
君而頌賢母也孺人居潮甚適會幼子訃至孺人痛甚不  
可留瀕發執司理手囑善蒞官惟廉惟慈天道神明森列  
可畏吾與而別大都不逾一歲復來矣而孺人既歸三迎  
之皆不往越一年以疾卒無論司理擗裂幾卒卽親疎遠  
近罔弗悲悼斯可知孺人矣孺人見義勇爲從子燧子死  
妻死母死惻然憐之爲經紀其葬不稍使失所在潮有巡  
檢卒妻不能歸號于庭孺人復給之嘗歎家之不睦由姑  
偏愛諸子諸婦厥生異也婦以愛母之心事姑未有不孝

姑以愛女之心視婦未有不慈實古今名言云孺人爲孝  
婦爲賢妻爲儀母與西泉公齊德儷美不獨有光于陳氏  
世乘而已是宜表之曰有明隱君西泉陳公暨配賢淑程  
氏墓應熙勲問方茂恩卹方渥而不以官閥稱二尊人者  
所重不在彼也其生卒年月及嗣緒繁衍具載狀誌不復  
書

明待贈孺人楊氏墓表

隆慶壬申五月王君時化扞母李孺人櫬南近抵家三月  
尊翁清泉公亦卒越三年甲戌冬禫矣顧念楊孺人不忍  
發乙亥十一月乃奉孺人北上孺人雅康強無疾中途忽

頭眩嘔逆心脾微痛君柅車跪曰母喜靜平生未嘗離鄉  
土百里外奈何以兒微官冒風雪馳驅遠道爲也幸有薄  
田可供甘旨請自此旋不復願仕矣孺人怒曰吾何疾乍  
離家耳女不記幼讀書受朴病我夜分績紡淚盈盈下篋  
笥盡濕非惜朴女慮不學無成也今幸登第聞與女同館  
者授史局臺省給恩典父母榮顯矣且女受恩未報萬一  
胡歸耶君不敢言然亦日計一程十二月朔至都孺人病  
漸劇遍訪名醫診視又日夜焚香禱願以身代十四日竟  
不起君擗踊長號絕而復甦真若以一官故致母若此予  
寬喻久之丙子二月素輿南發祖奠廣渠門外君哭拜已



出一紙授予曰此先孺人行狀實不忍一字欺第荒迷無  
次子稍叙爲表樹之墓側俾先孺人區區辛苦不泯也因  
悲愴別去遂接狀述之孺人姓楊世嵩人清泉公娶李孺  
人久未有子而相言楊氏女宜子且貴甫十九歸清泉公  
公母張治家嚴大小咸課以事刻期毋敢後孺人日炊爨  
上舅姑食復理浣綴鷄鳴諸瑣務夜又績紡不少休姑佯  
不爲憐私語人曰少婦至勤苦陰察罔怨恚每食我舉盃  
怡怡孝婦也他日必生子大吾家矣孺人年二十七一夕  
夢日墮懷中驚寤次日遂誕時化彌月操作如初時化君  
饑啼則抱乳乳已復操作不輟鄰有申趙二嫗知孺人力

不能兼嘗過乳又時時代勞一日孺人炊正急二嫗偶未  
過時化饑甚啼異常君大父耆賓公聞之詢其故爲置婢  
孺人始少休時化九齡就外傳所以督厲勉諭者備至時  
化由此感激向往丁卯辛未兩捷至孺人獨淚數行下蓋  
思撫育之難又自憫其辛苦云孺人質樸不辨楮鏹真贗  
端重寡言笑繡縠絃麗輒屏去曰吾衣布帛甚安此既不  
安且損福也心慈樂施予親疎遠久愛敬如一時化怒笞  
一僕遽前止之曰怒多過笞後悔無及兒他日爲官當慎  
此鄰婦有傭者必飯之復與米鹽曰婦人鬻力可憐彼綺  
羅女寧知此耶奉佛甚虔常蔬食每公姑忌輒泣曰人家

翁嚴婆慈我所遇乃相反今欲見嚴婆焉可得也中年與李孺人同卧起者二十餘年和悅如一日清泉公畜妾多競慧黠相傾孺人恩禮遇之人人敬服蓋天性弗妬非以智術馭人也生子二一殤一卽時化君孺人之病革也令諸孫齊念佛曰帝送劄子來兒接之我不閑此禮燈燭音樂迎我我去矣遂卒是爲萬曆三年乙亥十二月十四日也距生正德庚午六十六高矣王氏家世語具予所撰清泉公及李孺人誌中不述惟述孺人之行如此嗚呼王氏自少保公迄今二百年世世皆一子相續也清泉公逾三十無子危乎如綫矣孺人感異夢而產佳兒果大厥宗功

亦不細况勤儉慈惠始終如一由斯以談孺人之功王氏  
論之耳若其德則閭闔所當法奚論王氏哉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五

三怡堂叢書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墓表

明烈婦汪氏墓表

殉節死義有植之天性者有資之講說者有時異勢殊不  
得不然者有感觸憤激遂自引決者要之死非難而得其  
所死爲難不能無辨也雖然此丈夫事也而婦人女子往  
往尤烈豈賦予獨異有不係其他歟往予紀橫山婦事欲  
求其偶而不可得乃于汪氏女事始而悼之爲之歆歔繼  
而悲之爲之墮淚已而壯之爲之擊節賞也橫山堯山十

載不孤矣汪氏者新安汪洛女也十五而歸畢生竟可之  
子力行力行蚤孤惟母程大母趙同居甫十月力行偕舅  
氏之雲間歸抵富春渚舅氏先發一日而力行暴卒汪聞  
哭迎河滸抱屍痛絕投身中流保母急援不得死因勺水  
不入口保母婉諭曰子死節甚善如夫未葬嗣未立何汪  
悟始進饘粥然亦奄奄如泉下人一切人事如不聞也者  
里人慕其賢又少艾多方謀之老嫗黠媪與坐終日見其  
哀毀狀不忍發也姑有他訟不解汪氏爲代理家事惟姑  
之所命或鬻嫁時物佐之訟已姑不歸而居母家汪曰一  
再候請其歸並以嗣請漫應而已汪不測姑意事之愈謹

姑一日倉皇歸潛舉力行柩與其父竟可合葬焉汪知而  
驚號摧踴謂王姑趙曰世寧有葬夫而不令婦知者趙曰  
啾啾怪事即葬吾子而吾亦不聞何哉相與持炬迹求則  
封土成阜矣汪哀絕久而蘇矢諸墓曰妾所不死者冀立  
嗣後相從耳今父子同穴亘古所無之事妾何地尋螻蟻  
哉以頭頓地流血破面王姑保母扶之歸汪又泣曰人不  
難無婦以葬其夫又何難無子而憐其婦姑惟程舅之言  
是聽異日以他氏輿來強抱以升即死輿中已離畢門矣  
指其室曰歸于斯死于斯足矣伺王姑保母之息遂自經  
死死之日遠近賢愚貴賤老幼無弗弔而盡哀者蓋萬曆

乙酉九月十八日也距生隆慶戊辰九月八日僅十有八  
歲云予友從周竟可諸兄也慕古俠烈每讀橫山傳輒廢  
書長嘆茲日擊汪氏以狀來曰武臣不肖大母蚤寡終身  
不服紈綺不與宴會茹荼如飴九十始卒與汪並出宛山  
系也斯豈惟吾宗光哉顧不能少揚徽懿一日不死一日  
之恨也今姪婦殉節如此可使三尺孤魂與樵牧狐兔鄰  
荒烟蔓草溼耶子史氏也其表諸墓道用風澆漓慰貞魂  
于九原猶第二義也予感其意于是表其阡曰有明節烈  
新安汪氏之墓嗚呼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兄弟不友交游  
昔義俱速回車不但再醮之婦而已嗟呼漢重霍氏之功



而以祁連象其塚安知黃山白嶽不爲烈婦食邑哉

明孺人童氏墓表

童孺人者上海塘行人父叔正母侯氏孺人生而婉靜通  
孝經內則大義女工精巧冠于一時年十九歸朱公軒公  
父昇母范氏俱嚴毅難事孺人咸得其歡心公弱多病孺  
人每籲天願以身代未幾病延于頸瘰浸淫腦後而躁甚  
孺人諭以創忌怒當靜俟其平且已有身不論兒女俱喜  
事勿藥矣已而生女而燦潰天暑侍者咸避孺人獨手摩  
口吮抱女慰公且慰且泣公謝曰子事我至矣我無以報  
子父母老子必能事之第女非男奈何孺人哭曰君斯言

欲我他適耶願先死以明志公力疾揮涕止之曰子不念我父母耶言畢氣絕孺人慟甚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姑范解之曰而忘而夫永訣語乎殉夫而棄舅姑而心安耶孺人爲強粥而舅姑衰老竟以哭子相繼沒孺人絕而復蘇強營葬事毀瘠不可支里媪憐其少微諷之孺人指懷中女此非朱氏血胤耶當與並死見其父地下爾忍抱之呼他人作父耶自是人莫敢言三年喪畢依其父居父亡依其兄而兄又貧欲奪其志孺人嘆曰吾不難一死爲此弱息耳爲人縫紉春浣亦足糊口何栖栖傍人爲乃於其弟之爲母氏後名烈者旁一小室自炊自作備歷辛苦而教

其女獨至舅姑及夫哀忌與其女奠之鄰人及行路聞之  
莫不掩泣孺人節烈大著遠近樂耕侯公爲聘其女即大  
叅堯封母也女適侯氏甫十三而能以賢婦賢母稱者孺  
人之訓章章已孺人自食其力不妄受人一米其壻白村  
公迎養乃依其女而日夜誨堯封不異自炊自作誨其女  
時也堯封每從外來必問所與游會有任俠者訪堯封留  
之飲孺人責曰是里中所稱雄不聞馬伏波之誠哉堯封  
汗下自是不妄交堯封善病病數瀕死人咸危之孺人獨  
捐天謂其女此兒他日當亢侯宗何慮而堯封果無恙貴  
顯如孺人言不舛也孺人嘗言男健女順自是大分而男

女俱當剛強凡男子失守女子失節俱委靡之由也又曰  
家業之廢雖關天數而奢惰乖忤則受病之源凡此皆閱  
世名言律身炯誠寧直柵以內當誦法已哉孺人生天順  
癸未十一月初四日卒于嘉靖癸丑十月二十六日享年  
九十二與其女俱幾望百俱以賢稱可謂異矣乃堯封猶  
以未及表揚爲大憾嗚呼表揚者果皆節烈耶村谷者果  
皆湮沒耶孺人始終如是安知不有繼中壘者而闡其徽  
音乎是宜表之曰有明節烈孺人童氏之墓男子失守女  
子失節俱當迴車矣

明令人陸氏墓表



自昔隱逸不仕必有同心同德之配若冀缺梁鴻鹿門牛  
衣之類視象服魚軒不啻腐鼠也彼豔綺縠而薄薜蘿美  
鼎俎而惡藜藿怨懟棄捐若買臣之妻何限翟公聚散之  
憤顏遠離合之詠且在閩闔內予讀往史至淑媛賢婦未  
嘗不咨嗟歎賞不能已已也吳人王百穀文章冠一時而  
行誼尤高終身不仕君不肯低頭就之者賢內助實左右  
之矣未春予奉使豫章便過姑蘇訪君半偈齋揮麈促席  
月下閭門樓依依不忍別視簪紱真如遺跡也詢令人徽  
懿君潛然久之又六年餘君始以一僮一牘抵都曰予妻  
歿二十六年表墓之石尙闕所以煩子者匪惟史氏故亦

以半偈愴懷鬱而未發又見吾子橫山宛山二婦之作使人慷慨欲躍悽惋欲絕庶幾續中壘之業發陸退之蘊乎嗟夫百穀高士也其自爲令人誌銘已足不朽而復囑予表其墓豈畧黃絹之辭重彤管之紀乎令人名坤寧長洲陸子紹女也母劉碩人子紹祖潯州公遂於易官至二千石學者多從授易子紹世其業出諸生上女四令人第二幼聰慧異常女百穀父守愚公客金昌爲百穀聘焉令人女兄適沈氏大賈也通貨於陸甚厚子紹責壻儉於禮守愚公歎曰是安得夷虜之道迨令人二十始歸百穀劉碩人送女自金昌至毘陵道遠頗怨而例沈家壻觖望大哭

百穀母蒯碩人歎之亦如守愚公也守愚公蒯碩人雖歎  
不與較而內計翁媪之見如此必不善教女乃令人顧柔  
順事事當舅姑意若雅閑內誠也者是時百穀兄有年妻  
馮卒中饋筥鑰悉倚辦于令人而令人應之既暇且裕吳  
俗婦女怠侈成習蒯碩人獨蚤起晏眠辛苦拮据手不釋  
縫紉身不棄澣濯令人與姑同操屏香澤躬井曰百穀一  
意講肄疑神不分中外益賢之吳俗好鬼靡然從之蒯碩  
人既不溺令人尤惡之簫鼓巫覡終不入王氏甲人初  
大駭後亦有化者未幾蒯碩人卒令人喪之盡禮初守愚  
公力作致富每謂有年季不問家人生產他日所得不知

與仲孰多然墮吾業者季也慎勿以貲畀之令人日夜憂  
念潛出服御奩笥售之買宅一區默爲經紀癸亥令人病  
革執百穀手欲歔不勝曰仰事俯育惟君是賴宜爲主饋  
計毋爲逝者苦也屬纊之夕百穀持繡髻步搖貽令人小  
妹留念令人已蔽面強開目視女鳳皇曰奈何不與若其  
精爽不亂如此明年甲子百穀應纂修辟客都下聞守愚  
公訃奔還蕭然矣歎曰匪吾妻幾不免寄食他人先是百  
穀習博士家言聲稱籍甚而屢不售令人曰以君之才卽  
不一第終不湮滅無聞梁谿茂苑食力著書亦足自娛胡  
役役如此百穀已厭苦進取聞令人語歎曰子能如是吾



復何求嗚呼婦德不外見人知令人以百穀重而不知百穀以令人重也令人卒後殯于無錫西村以守愚公薨頌人及伯嫂未葬也又二十六年爲萬曆戊子仲冬始治墓于長洲西垂白馬澗三葬畢然後啟西村殯葬令人以冢婦殷耐焉禮也是宜表之曰有明高士王穉登妻賢淑陸氏之墓嗚呼伯鸞葬要離塚旁妻子還扶風同穴之義闕如也百穀所治墓當去要離不遠其爲令人銘有虛其穴以俟我之語是又德曜所不能有也雖然延陵季子不云乎氣無所不之也卽謂令人墓與德曜並峙奚不可生卒子孫婚嫁具悉誌中

亡女王氏墓表

世儒每誦子夏喪明此誠過矣顧有弗自由者仁人君子  
哀之可也誦之非也予命蹇阨十年內喪一女五子元患  
耳鳴因之益甚此與喪明奚異然方哭泣亦內自慰解第  
不能如木石無情乃今年春復有長女之悼卧病旅寓陳  
情乞歸不果閤師愍予於是有關西之役夏杪還家恐傷  
母心不敢哭有聲母察予抑鬱數相對悲涕追閏月壬申  
葬於城東周塋禮也哀痛之餘拭淚叙此樹之隧道俛來  
者知子女之可傷且以志予之過也女母孟氏行九其母  
與予母皆竹塢袁公女孟氏讀書曉大義賢而孝語具予

所撰狀中不述歸子一載九月而女生生九日血疾棄女  
去子岳家方惑人言罪子置女弗問子母鞠養子然靡依  
也幼弱多病稔灸諸藥物備嘗而聰慧無比先廣威極鍾  
愛之每撫抱輒與子母言惜哉閨孺使兒不大吾門耶三  
四歲已能誦唐宋人律詩六七歲爲講列女諸傳一一通  
曉嘗鄙蔡琰爲無愧耻子悚然異之性嗜晝夜分秉燭磬  
薄不味書屋有石田山庄雪霽圖注視其下久而弗去子  
母戲曰爾能爲此乎女笑不言明日出小幅咄咄逼真然  
亦卽毀棄弗肯留性慈惠子母嚴毅家人有犯必懇女女  
婉諭數語雖盛怒亦悅懌如常子母喜閱書史及小說傳

奇女遂識字凡古忠孝節俠十記五六遇歲饑或愁霖甚  
雪必勸予煮粥食凍餒子數困場屋庚午北上女喜曰昨  
得佳夢父中必矣蓋女澹然無思慮每夢輒驗往下第夢  
必弗吉與子母相向歔歔迺辛未倖錄禮闈未報捷女已  
與母相向欣慶矣是年六月予奉旨讀中秘書秋七月女  
適周生之楨九月從子母至京邸勸壻讀書稍怠輒喟然  
太息楊君遇春守備安慶以軍亂被逮時君相怒甚擬叛  
逆大辟無敢拯者女悲泣累日至爲誦經冀解脫予感之  
因語震川太史所在爲白其寃乃久繫得不死茲亦未滅  
矣女初不識楊亦非有德予家也癸酉正月子母思歸女



復南還至安陽疾甚數日良愈抵家日纏綿尪羸至今年  
正月十七日卒於家時舅姑夫壻皆之宦因殯中堂之右  
室惟以不獲見子爲恨又惓惓屬子母弟願依其母側中  
外悲悼不釋云子奉使瀕發以女言白閤師師曰女子謂  
嫁曰歸死而依母將焉歸哉且不聞治命亂命耶子意女  
賢有識依母之言子竊知之有深悲至痛者非亂也顧大  
義當然雖拂之女必永妥矧周塋與女母塚僅里許使魂  
而有知必精爽往來無間矣女生于嘉靖壬子十月十九  
日卒于萬曆甲戌正月十七日享年二十有三壻之楨湖  
廣竹谿令岐陽周君適子女淑行甚多病中十不一二聊

書大都表諸隧道永識予痛焉耳

誄

王元美先生誄 有序

萬曆戊子仲冬王生 某 以書寄弇州先生於留都

先生時為少司馬答書千言獎予溢分無何獲交

長公回伯次年回伯登第先生滿考北上中途晉

大司寇舟復南發未幾先生引疾歸王生亦病得

請還里始不相聞今歲五月乃知先生之訃前書

遂為絕筆悲乎哉憒劣之軀不能越疆而弔乃力

疾撰哀誄遣兒子延世以生芻焚于柩前嗚呼我

明肇興二百餘禩人文之盛遠軼前代至我世宗  
肅皇帝起自南服壬午踐祚允符響明英雋彙萃  
應期名世瑯琊歷下吳興南郡南海江都振藻揚  
休靡由人力迺若著述之富考覈之精宏博之才  
卓越之識鴻篇使人輟翰片語俾衆斂手未有如  
王先生者也先生蚤罹家難忍死自汙切覆巢之  
患迨權奸正法萬象維新始諧仲氏伏闕白冤幽  
隱之枉旣伸耆舊之錄是亟先生敷歷中外馴躋  
卿孤說者謂先生不宜仕又謂司寇刑官顧名宜  
惕吁司馬之禍本于嚴氏小相殊死足雪戴天若

顧名之語則顏氏之推所謂親以噎終子當廢食  
已道之矣某丁卯春爲先將軍辯理赴都始識先  
生於弘法禪寺嗣是大蒙誘引折節亡淪先生文  
章寰海共推無俟喋喋惟忠孝之志鬱而弗白蓋  
先生嘗以心事摘毫幾數千言獨以示我知己之  
誼每爲感涕故誅詞少爲抒憤冀先生鑒于九原  
而已

於赫皇明開天啟運嘉靖中興藝林競奮婁江毓秀篤生  
喆人神解鮮儷博雅絕倫弱冠登朝廻翔卽署建牙青州  
東土康豫旋遭家難棄官遄奔時異偉元血淚暗吞詞伺



耽耽若敖是懼混跡銷形疇宣疇籲鳴 哀哉上玄靡爽

西市好遷沉寃雖滌愍綸未頒伏闕長號帝心爲惻卹典  
鄭重輝映兆域公卿推轂臺省交章爰起田畝薦歷廟廊  
公位日崇公心日痛旨釋我責任此幻夢嗚呼哀哉返服  
弁中精共二氏羽客高僧咸云久視胡厭塵綺冷然何之  
不依大士則參大師東岱摧峯北斗慙曜大雅正宗孰傳  
孰紹嗚呼哀哉某何人斯遇以國士感德懷知奚啻沒齒  
戊子之冬寄我手書斐亶千言展讀欷歔叔度冲雅鉅平  
退讓征南淵博平原絕唱以彼美璧形我穢狀謂歲龍蛇  
魏公倏薨陰張繼之長城頓傾傾意切隱憂詞洩于情牘墨

未乾公亦自攬嗚呼哀哉望七匪壽躋二匪貴耿耿忠孝  
完茲正氣以其餘力抒之簡編三才萬古罔弗精研何論  
近代恐亦無前不朽大業結爲長年矧伊喆嗣奕世象賢  
介福餘慶惟公得全鑒斯蕪詞聊慰重泉嗚呼哀哉

王敬美先生誄

有序

敬美先生謝南太常少卿歸澹園未幾病卒其友  
人汝南王某聞訃爲位而哭學士大夫識與弗識  
莫不悲悼惜之以爲如此人如此才而弗躋崇秩  
修齡不知先生于不生不滅久已了了即以九列  
爲高位不朽爲長年非先生意也先生輯世說有

味乎傷逝之篇故某不敢如世情豔羨爲哀誅惟

隳括傷逝以伸絮鷄云爾

川嶽降靈哲人是育天道茫昧不貽其福嶺摧高梧林殘  
故竹人之云亡爰旌芳郁薰以香燒膏以明煎嗟哉庸衆  
竟天天年先生達生其然豈然威明風韻神峯標映一爾  
過隙永歸寂淨刀掩絕銜淮涸靡竟立身行道終始如一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豈况三光不欺暗室命也如何數至  
於此玉樹埋土情何以堪黃公舊壚緬想沈酣犀塵轉視  
疇與縱談載懷索輿徑坐靈牀嗟哉子敬人琴俱亡慟絕  
寧過俱往之傷婁江湛湛兩岸彌長法虔不作風味轉墜

廢斤滋盡輟絃增喟發言莫賞蘊結衷悶生存華屋零落  
山丘魂銷南浦淚洒西州虎賁孰肖吾與之遊嗟君素交  
誰爲死友旣惡引緇復惡執手冥漠胡高夜臺胡厚嗚呼  
先生玄纜千古不歸海山當往淨土雙樹涅槃孰樂孰苦  
情忘弗忘空華任覩閔予學人漫尋初祖

祭文

祭成國公追封定襄王謚恭靖朱葵亭

維王之先佐命燕山鍾英淮甸維王嗣之精白是將孝友  
罔間歷事三朝金堅百鍊光輔太平雲蒸龍變郊廟禋祀  
駿奔殷薦講幄蹕從周旋翊贊監史玉署總我赤縣嘉謨



造滕平臺便殿中使接踵上尊珍饌嗚呼榮哉方隆完祉  
宜享遐算喬木胡萎摧我直幹嗚呼悲哉帝聞震悼無已  
宸眷王爵美諡奎章輝煥異數殊恩桓桓孰冠嗚呼盛哉  
維王德懋慶流後彥維弟太傅勤勞靡倦禮樂詩書文武  
是憲王順且寧復奚遺憾某等濫竽史局役役筆硯雅聆  
玄譚時辱清燕老成日遠愴焉永歎東園秘器旌旌璀璨  
爰象祁連師徒營繕擷芳挹潔陳詞灌獻鬱鬱佳城平楚  
目斷

祭誥封少師張公

嗚呼茫茫大界孰秉其全釋歸缺陷理勢則然於維太翁

鍾毓獨厚介福完祉雲集輻輳孰不有配德耀敬姜內則  
出緒實發其祥孰不有子爲帝師輔翊贊熙昌勲塞寰宇  
仲首晉士孫競禮聞聯珮丹陛接武黃扉莫艱者壽踰七  
望八浴社耆英高風賢達褒封鄭重貴極人臣腰圍虹玉  
虬錦華身嗚呼人得其一已足豔稱公獲其全乃如不勝  
貴而能貧高而彌邵樂終丘壑憂先廊廟是曰大老胡不  
百年留斯未竟以還於天帝聞哀訃震悼無已渥卹殊恩  
疇克比擬東園秘器題奏黃腸封符馬鬣碑煥龍光中條  
崔嵬爰作華表世澤源源大河滌繞功由已出祿自天申  
終始盛美今昔幾人某等猥以樗材相君培植國士之感

沒齒年易未操几杖永憶泉臺三  
尺尺庶幾歸來敬採  
幽蘭載酌玄露千里嗽詞鑒此衷悽

祭張江陵相公

代

信美江陵鍾毓良弼感嶽以生應期而出熙朝元老名世  
偉人清軀類鶴修髯若神受遺先皇恭恭翼今上輔理希旦  
忠貞擬亮社稷爲悅仁義是陳休休弘度蹇蹇忘身百辟  
稟成四海禔福遠格邇安刑清民服勞謙頌厚主泰得中  
明良嘉會今古奇逢尊曰先生親曰太嶽毗日以專恩曰  
以渥黑頭作相憂國成絲年未六秩耄耄是疑公貌愈癯  
公力愈健夙夜維勤罔恤勞怨厥稟旣厚厥養復全生平

無疾展矣永年偶感微疴僉期勿藥箕尾頓乘營星焮落  
嗚呼哀哉公之病也上心皇皇玉札珍餌絡繹道傍公之  
訃也上爲震悼異數殊恩夜臺朗耀功存宗社名重華夷  
是維是毗允稱太師裴埒無私韋賢有後善始善終疑天  
特厚某等叨從政府誨愛最深既慙倚玉復感斷金公所  
建樹國之著蔡守而勿失寧一永賴昔侍公側今奠公堂  
思公顏色畫焉內傷公神在天如水行地佑我國家萬年  
長治

同館公祭太師張文毅公

天佑人國惟賢是係龍變雲蒸應期名世於晉材藪靈淑



攸鍾肅皇儲儁公實儒宗早登清華旋參大政  
楫鹽梅  
翊我明聖正身率物開誠布公宮府一體夷夏同風倚毗  
方殷倏傳嚴訃扶杖遄奔摧圻長路毀瘠踰禮勞瘁匪躬  
狗忠狗孝善始善終帝眷元臣爰虛政府胡弗憇遺喪我  
碩輔九重震悼百辟咨嗟匪私之故惜我公家中條巖巖  
毓公節概危峻自居清貞永佩大河浩浩毓公壯猷理勞  
應變剖決如流斐罔無私韋賢有後全德完社疑天私厚  
易名增秩隆渥有加玄扃焜燿青簡分華某等叨侍門墻  
猥承誨教感激曲成竊思自茲登高西眺鬱鬱佳城未由  
築室相向失聲祭酒嗽詞風悲日暮諒爲明神鑒茲哀悰

同館公祭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老師

扶輿清淑桂林稱冠篤生我師爲時碩彥蚤歲及第鬯譽  
詞垣望隆贊化寧直代言後學楷模均雍秘館玉署冰銜  
游歷華顯懋繁勞績遂正秩宗迺參密勿簡自帝衷光大  
尙中德禮頌厚同心夾轉翊我明后辭榮引疾十上封章  
重違恬節俾還故鄉護使給驛輝映遠道怡神葆和恭需  
特召懸車雖適望霖甫殷曾幾何時忽以訃聞帝誅不愍  
衆歎莫贖師謂已溢人曰不足易名賜卹獨渥獨隆清忠  
粹德全始全終奕世象賢宋惟文靖師也亢宗夔紹厥盛  
某等  
溲溺下品濫收藥籠竄躍陋員復荷陶鑄分屬師生

情同父子築室末由爲位曷已淒淒桂嶺渺渺灘波緘詞  
萬里涕淚滂沱

又代

嗚呼桂林千峯輪菌盤鬱篤生鉅公爲世楷式首起詞垣  
迄參密勿東觀橫經西清侍直造士南宮代言北掖外贊  
王猷內培至德道足匡時才稱華國夙夜寅清終始純一  
處涅不緇鎮喧以寂公德播璵公文粟帛公操冰霜公量  
溟渤憶同鼎軸十載於茲予媿房杜謀斷是資退口公能  
偃僕以辭嘉謨嘉猷入告靡遺退口公功公謝不知譬彼  
雨露不漑而滋譬彼元氣入人肝脾古稱大臣有譽有訾

世人誦公萬口一詞徃歲之秋忽罹末疾十䟽懇辭矯矯  
鴻翼兩朝禁闈出入與俱公逸林泉委勞畀予昔公初歸  
帝眷孔殷曰疾有瘳卽爾蒲輪佇聞公來以長縉紳曾未  
幾時忽以訃聞國失耆蔡人亡典型民愕而呼帝吁弗寧  
豈獨吾儕潛爾涕零嗟呼公德足垂萬紀有子象賢克承  
世美生榮死哀公亦備矣顧維疇昔獨深仰止爲國慟公  
有淚如洗緘詞北風薦以芳芷公神不亡騎彼箕尾

祭贈少保謚文莊乾菴馬老師

堪輿名勝百二維秦秀靈融結實鍾偉人弱冠藉甚鄉書  
首薦禮闈擢穎詞垣推彥學優講幄望重均雍宮端少宰



遂正秩宗帝簡名碩旋正台席海內翹首興頌平格同心  
夾輔倚毗方隆致身盡瘁遽隕厥軀當寧曰咨奪我賢傅  
優卹易名渥典異數祁連延哀爰象武功太華何象沛澤  
贊工某武胄庸流叨從秘館道德文卓服膺欽勉丁丑秋  
孟省艱南旋拜辭門墻師爲慘然誠恐邇來編摩孔亟毋  
戀家園而曠女職黥黥別去釋轡義賜慈幃衰病絕裾內  
傷靜惟師言中夜感結詎意數語遂成永訣崇階全德哲  
嗣文孫豈直關內寰宇鮮倫上悼賢彌卜慙知己著蔡典  
刑九原莫起隳詞遣奠西望涕漣諒爲明神返之金天

祭龍山董給諫

嗚呼某嘗讀穆叔世德世祿之說而歎君子立身貽後之  
不易也今之世祿大抵武功爾彼其遭際風雲之會遂堅  
河山之盟自百夫長以迄上公爲兒稍勝衣固儼然膺官  
服俸養此未足爲榮也若夫致身科第有辛苦皓首而不  
見錄者錄矣而恒難其繼兩者孰非天哉而德至于世則  
有在我而不在天者此穆叔所以深辨也維翁家世積德  
孚于神明大宗伯公起家上第爲時名臣荷毗方殷辭榮  
而退以其未竟發之于翁奮跡畿闈克紹廷對天子宏開  
言路特簡留垣翁亦感激知遇思極論列未幾而疾且不  
起淵逝忠讜鬱而弗宣此其痛寧一人耶翁子儀部君弱

冠成名清曹邕譽說者謂無論前代明興以來若翁家者  
可謂盛矣抑不知世之豔君家者在德不在祿也某不佞  
幸以詞垣晚進追隨宗伯公後塵而以未及宗伯公門墻  
爲恨又幸交儀部君因以奉翁顏色妄附卅誼于翁之逝  
雖爲時悼惜而又竊嘆有宗伯公爲之先右儀部君爲之  
後可無遺憾矣儀部君他日崇臚愍綸渥郵爲翁玄扃耀  
者尤第二義哉某不能爲韻語又不欲爲賦辭而直述曾  
臆旣以奠翁又以慰翁而因以世德勵天下翁或以爲知  
言也

祭李遵石給諫

嗚呼李君生也弗羣降精異軫毓秀湘鄉孝友天植麗藻  
夙聞虞廷對策閩省作吏持法著聲含香甫試青鎖近臣  
耳目是寄忠倡新政力攻時相勇奮批鱗默耻立仗帝鑒  
其忠嘉而弗罪直振朝野台衡咸待俄聞內艱扶持南奔  
倚廬泣血若罔郵存嗟我先子抱冤長逝志感緹縈憤切  
精衛聞關闕下投牒本兵敦義略嫌洩我鬱情申誓帶礪  
再資世祿匪昵匪明閱諫乃復君雖匪昵我曷敢忘君豈  
望報我心則藏往過平靖絮雞慰甲哀毀僅骨愕然驚貌  
偕里衆彥追送寶林探奇幽壑縱眺高岑歌慙下里誼重  
南金分袂幾何忽傳訃報百身莫贖衆口咸悼嗚呼悲哉



人非木石詎能久生先民有訓人貌榮名君爲法吏德著  
訛讞繼入諫垣直旌折檻居鄉可式仕靡遷籛賦追九辯  
詞並三閭匪冠楚材實明之儔求志達道沒寧存順造物  
遐邈勞也罔紊未艾之澤大昌厥胤再歷平靖涕淚漣漣  
上爲國痛豈獨阿私山陽感舊生荔比德印峯蕭森瀕波  
悽惻載歌楚些四野悲風魂兮歸來洞予素衷

祭太保朱大司空鎮山老師

蓋聞天佑人國家則必生貞亮篤棐之純臣以翊贊之功  
業爛焉耀往紀矣惟公弱冠舉進士牧壯邑卽以循良首  
郡吏迨督學則士習正總臬則風紀肅旬宣則保釐著填

撫則文武憲佐銓則流品叙至于晉司空平水土佐邦國  
卓然爲一時名臣而治河之績說者謂並宋盛二公而肩  
重鉅任勞怨決作舍之勇折盈庭之議不啻過之橋山之  
役竟以剔蠹杜濫忤時而去斯非精忠粹德善始善終者  
耶林壑優游享和平之福申外口望復起柄政而公不待  
矣豈非天耶守臣以訃聞也上爲震悼追錄往績營兆賜  
贈恩卹有加矧有子繼之奕葉象賢竟公未竟又近代大  
臣之所鮮儷者復奚遺憾哉某中州豎儒幼習博士家言  
公泰河藩卽辱賞鑑收之門墻後通仕籍又時時督誨古  
人知己之誼寧逾茲者顧世路多艱萍踪靡定操杖旣乖

執紼亦阻徒有登高西望相向失聲耳千里遙奠抒素寫  
哀我師其鑒之否耶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五

送周西公贊且于里縣文林表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六

三怡堂叢書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祭文

祭大司馬居來張公

予聞之長老天佑我國家每遇大難必有忠貞文武之臣以靖之若北狩之有于肅愍也討逆之有王文成也定策之有楊文忠也若預知而待之焉者吁三公之功信偉矣然一時一事也如公者筮宰滑邑脫頸于匕首而竟擒巨盜識者已知其雄略追上谷之服猾虜晚城之弭悍將武林之勘定民變軍變卽談者且爲股栗齒擊無人色矧當

之者哉督撫薊鎮而疆場寧謐人握本兵而安攘茂著竟以功高見忌持正叢怨浩然歸矣公之歸也意辟穀長年如公家留侯故事詎意歸未年餘永棄人間世也悲哉悲哉說者謂公有社稷之功而悒悒以去不能無歎望不知公如航海而免颶浪探穴而出虎口固幸之不暇矣第古人發兵頭鬚爲白矧公所遭何時何事幸而底定而神色已憊極矣寧靜澹泊武侯豈不能養生而卒盡瘁以歿此可以知公矣予雅辱公知而武林之事實紀之公之旣歸猶數寄書勉以詞林悠悠毋徒坐俟清華故予感公之知慨然不忍糜大官之俸公茲往矣豈徒下慙國士之遇且

上爲朝廷惜矣雖然豐功完節崇秩盛名又有哲嗣象賢  
濟美易名渥卹曾何遺憾所憾者公志未竟耳一觴奠公  
重之以詞公當以爲知言也悲哉

祭大中丞近淮董公

於爍彥喆應運而生嵩朗毓秀淮汝儲精庚辛連第藝圃  
推英兩宰畿邑循良著聲帝嘉內召擢居多史按浙與貴  
肅振風紀監築重城金湯頌美爰錄勞勩陟丞大理廼繇  
卿佐再晉中丞秉鉞兩淮宣布皇稜孰意白璧來此青蠅  
帝鑒忠直南棘用升簡督三省荒服綏奠惟彼甸寇雄黠  
鷲悍公計擒之頓彌大亂蠻讐天威士欽神算星馳露布

僉曰奇功公曰帝力臣則何庸投杼固釋推轂未逢歸里  
候用西野明農明農之暇抱孫課子邃閣層軒左圖右史  
眷戀楓宸優游梓里望重蒼生咸卜再起天不憖遺隕此  
偉人訃奔閭巷哀動朝紳卹典有待華表嶙峋駁歷鉅伐  
具列貞珉生也童穉質則謏陋公曰可進曲加誨誘旣與  
長君交修競懋公弗鄙夷聯以婚媾永念知遇感激靡諉  
擬操几杖日侍丘園仙馭曷駛邈焉莫接登高南眺潛然  
涕漣秩崇開府年逾古稀子孫修翮鳳翥鵬飛兩世多繡  
逾昌有輝完名全祉又烏用欷鬱鬱佳城山川環護衍慶  
發祥恩光無斁靈輿過駕悲感行路遠莫陬詞鑒此衷悽



祭和石王學憲

扶輿融結莫喻句吳鍾毓偉詰既洵且都兄弟師友二程  
在洛藝苑宗工士林矩矱季方聲譽小宋魁名文章道德  
疇與之京南北清曹旅進旅退匪三公輕曰二親在帝嘉  
恬憺爰重師模俾教兩河廣厲諸儒乃飭經術乃布功令  
崇雅黜浮禔躬修行居無幾何乃告歸養青衿泣留行道  
爲愴既歸杜門壹意甘旨暇與相君容與山水綵娛數載  
尊公仙遊凡愛公者毀瘠是憂鷄骨支床竟莫能起彼蒼  
何心隕此孝子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是曰長年天地與終  
豈無期頤豈無崇峻何湍弗逝何熾弗燼某雅叨交誼况

辱通家聞訃驚疑相向痛嗟日落婁江風悲茂苑炙鷄絮  
酒傷心跳遠樹劍尙在人琴俱亡聊爾酬酢大塊茫茫

祭宮諭張子蓋年冗

嗚呼以天地爲有知耶仁者未必壽賢者未必貴善者未  
必慶惡者未必殃若幾于懵懵憤憤者矣以天爲無知耶  
易著謙益之則書垂迪逆之文輪廻譯于竺西張弓喻乎  
枉下又何其昭昭懍懍也君以清粹之姿超邁之見沉潛  
之學虛抑之量因龍溪先生得伯安之傳人知其爲大廷  
之魁詞垣之彥而已而其邃抱宏猷未之知也嗚呼天生  
若人應期名世似不偶然乃壽僅五旬官僅五品而又以

去年三月匆匆釋轡今年三月忽忽易簣若故尼之使不  
獲大用焉者抑又何也豈天之所以厚君者不在區區之  
齡與位即君所自爲不朽者不可與螻蛄腐鼠論耶子質  
最庸才最陋僻居寡與如瞽無相幸附榜尾同讀秘館同  
事史局君不以予爲不肖時時督誨而誘引之至于把臂  
披襟玄言清嘯博奕詠謔靡所不至而予或有所質未可  
語妻子者必以語君君亦出肝瞻示予不知管子之與鮑  
叔自詡知己埒之所生如予與君否也嗟呼予生多病齒  
已逾艾官念如不然之灰君則百計噓之俾弗燔滅予廬  
居禫除五年餘矣君以書勸駕者三暨予抵都君又極力

師竹堂集卷二十六  
四  
游揚從臾不使予知此雖君之厚德然胡可望此于近代  
哉嗚呼梁月猶在人琴俱亡徒想芝蘭之契永斷雞黍之  
期豈惟輟響于絕絃亦且銷魂于哀篴摧動之餘不能韻  
語君之精爽如日在天如水行地當監予心不以幽明問  
也

祭戶部左侍郎受齋劉公

自古偉人厥生不偶名世應期實天攸厚於鑠碩彥毓秀  
天中蚤登上第藝圃宗工筮宰晉邑鬯譽卓異召寘銓曹  
藻別羣吏回寺京兆咸奏膚功帝惟國計特贊司農盈縮  
講求公私胥辦上法周官寧豔劉晏嚮用政茂勇退愈堅



辭榮返服聚書力田未竟之施詒諸喆嗣濟美象賢日昌  
日熾給事內省總憲外臺駸駸撫鉅倚俾方來凡厥勲猷  
疇匪庭訓豈必厥身迺翊皇運洛中盛事共詡耆英孰意  
絕響振此芳聲翁年彌高翁德彌邵幽壑微吟孤峯長嘯  
兩河大老一代達尊胡弗久眎胡弗永存嗚呼哀哉世喪  
典刑里亡矜式遠邇親踈罔不愴盡嗚呼哀哉某也後進  
雅辱深知誨迪誘引久矣我師昨經朗陵獲操几杖尊酒  
論文情舒神王猥餞北墅執手慇懃曾未兩月凶訃遽聞  
嗚呼哀哉百辟愕驚九重震悼恩卹渥隆典垂崇報介福  
上壽全德完名發祥流慶鬱鬱佳城恨寓京華末由南逐

緬懷教言爲位而哭生芻遙奠嗽以蕪詞翁靈如在格我  
永思

公祭少司寇朱東源老師

信美南城盱江環抱姑峯媚嫵融結秀靈應期名世擬降  
申甫蜚聲廷對敷歷中外所在惠溥絜惟衡陽鎖鑰重鎮  
建節開府晉佐邦刑仰酬欽恤如陶贊禹帝嘉茂績筦樞  
是異用資弼輔迺睠初服晦跡逃名托之稼圃杖策以遊  
揮塵而談逍遙容與二子承顏翩翩萊綵式歌載舞流慶  
發祥聞孫崛起霄達接武矧伊耆舊佇埃旌輪敦趣旁午  
胡遽厭氛葆真遐逝返乎邃古里喪典型國失著蔡云亡

奚補恩卹隆渥琬琰赫奕輝映江澣生榮死哀完名全德  
疇克與伍追維往歲特奉璽書督學中土某等謫劣濫辱  
甄收因獲進取國士遇我何以報之永鏤肺腑山川迢遞  
築室莫由西向淒楚千里敝詞爰藉瓣香侑以醴脯諒爲  
明神鑒茲哀慄陟降几俎

祭贈禮部尙書謚文■丁后溪老師

巨淮湯湯上通天漢鍾毓靈秀偉喆是見射策大廷多士  
獨冠載筆史局三長雅擅爰擢宮寮遂視院篆繼掌成均  
士風丕變乃佐邦禮教習館彥晉贊天官譽歸月旦日侍  
講闡獨承宸眷啟沃弘多而弗自衒望重揆輔忽罹家難

哀毀南奔憑棺淚濺天不慙遺台光掩煥嗚呼哀哉帝聞  
震悼恩卹周徧贈謚葬祭光耀璀璨茫茫大衆夢泡露電  
全德完社如師奚憾某最庸劣家世武弁叨讀中祕誨我  
不倦永懷國士徒均感戀老母多病遠遊實憚築室何心  
執紼亦絆酌泉顛芘用申薄奠南向陳詞涕泣如霰

祭亢水陽和師

於鑠偉喆生晉兆闔雲幢徵異世德聿和早冠丁鄉旋登  
上第鬯譽詞垣輝煌帝制辭榮東觀督學中州振揚功令  
近代鮮儔五踐藩臬務操平恕既用馳聲亦因叢妬僉爲  
憤懣公澹自如堯山返服明農著書待嬰舉火感實改行



式於國中遠亦靡競賢而如愚貴而每下公府絕轍丘壑  
命駕葆光歛德庶幾喬松孰期末疾遽爾告終天平不慙  
人也奚贖胡彼之盜胡此不足某媿離素質復頡蒙奈何  
溲渤亦收藥籠仕豈謀身才焉用世懼負師門敢忘懋勵  
方微終惠遽聞訃音爲位而哭西嚮沾襟德與功言均曰  
不朽有一實艱兼之豈偶人共憾者位斬鈞衡奕世象賢  
何必厥身極贈渥卹奚俟來裔琬琰表列雲霞爭麗九州  
佳堡預卜新阡封宜馬鬣吉叶牛眠執紼末由築室徒切  
江漢東流平水共逝師神在天師像在堂千里瞰詞假我  
辨香

祭王清泉年伯

於惟公之倣毓兮篤奇服而好修敷清雒而洒濯兮初蘭  
蕙以自周紛林林其世趨兮獨不靡乎滔流味神明之真  
腴兮睨榮利于浮漚羌樹德以沃茲兮甘雲卧而天遊相  
嵩高之鬼峩兮亶靈氣之所纏繆乃鍾如之人兮固宜籙  
鏗其是僑夫何少微掩芒于二室之顛兮三臺鶴去以悠  
悠豈王喬謝凡之有期兮俄羽化而接浮丘玉漿澑澑而  
不飲兮石髓棄而弗收時人撫焉莫知兮徒悵望乎山頭  
恣相羊其安之兮蹇靈氣之颺颺嗟丹桂之向榮兮方敷  
采于瀛洲遶萱花之盍委兮辭帝闈而南投胡厥時未歷

再紀兮大椿忽斷于海陬彼蒼蒼下濟光明兮善閎曾不  
少留也繁若德而弗輔兮孰云玄載之易求也憶先哲固  
有言兮人也何尤驗厥昆之昌以碩兮是其攸酬渺千古  
而考終兮舜跖咸侔苟死而不朽兮抑又何憂獨念乎梁  
木之既摧兮望桑梓而悲愁爰隸斯詞以遙酌兮庶來格  
而夷猶

祭孟我疆年兄

嗚呼特立之士世不常有所謂特立者隱逸則爲獨行守  
令則爲良吏臺諫則爲直臣翊贊則爲賢相卓然自樹屹  
如山嶽不可搖撼者也君爲諸生已負康濟之志及成進

士樸素不殊寒士人固異之而筮宰昌黎苦心實惠邑人  
至今尸祝伏臘如新也躡虛聲者多躡顯要君獨謝絕遊  
揚壹行已意稍晉廷評再遷郎署人咸稱屈君泊如也出  
鎮巖關峻卻竿牘會與時大齟齬毅然返服論者謂萬夫  
望庶幾無媿又久之公議明時轍易起而敷歷清華駸駸  
大用而君長往矣嗟呼卓立之士世不長有有之而遽奪  
之造物何心豈天所以不朽君者不在名位而因君以風  
厲世道者不在存歿耶君潛心理學粹然一出干正而卒  
于官寓囊笥蕭蕭惟圖書數卷至不能含歛嗚呼此可以  
知君大爲吾榜光矣同年兄弟官都下既哭君之堂又經



營俾孤扶柩歸而又爲詞祖君子道吁君可以自慰矣

祭諸曙海工部

予弱冠習博士家言則聞諸紫橋氏以舉業雄藝苑是時君已發解武林矣及予通仕籍君尙困公車未嘗不以爲怪丁丑分校禮闈所錄卷甚奇迨拆閱則君也張申二相公及同事諸公咸賀予得佳士予亦不意得君良自幸也而中丞樂軒周公爲予言君數不利俱其鄉人怨家忌之蓋周公常以御史監試故知之悉予以語君君笑曰有之莫非命也君以例執門生禮甚恭予不敢當則以霍文敏之說辭而以交遊處君授繕部郎所以贊大司空者甚力

當事者擬改銓部而君以疾請告良懇僉重君去俾以差  
往居無何予亦有江藩之役則聞君捐館舍矣悲乎哉君  
年壯而貌亦冲溢匿止是者且負儁才晚得一第又不獲  
盡究其用君寬然長者居鄉醇厚不知忌者何心至于造  
物亦忌此其故不可問矣嗚呼自穆叔與范宣子之言昉  
世所謂不朽者三而已矣而不知有賢子孫亦曰不朽君  
行誼甚高著述甚富雖建樹未竟而鬯譽卽署非苟祿者  
矧有子善繼大亢厥宗復奚遺憾哉千里敝詞直抒情愫  
秋風蕭索登高黯黯不覺淚淫淫下也

祭昭勇將軍方仰橋姊文

年七十有八以白髮矣

人匪木石鮮有百年齒角冀足疇秉其全靈鍾英特產于  
世胄以武功顯光裕前後督糧弗擾視篆著勞逐寇楚郢  
靖警申郊入衛螯下力疾行間身殲軍務弗克生還丈夫  
報國牖榻是耻朝獲所徇烏憾夕死矧三子者濟濟儒生  
諸孫競秀益熾家聲獨念我姊備極辛苦不與偕老如鵲  
拆羽嗟予兄弟幼自亂齟逮髮種種愛若同胞予父若父  
子母若母爰及諸侄愛如己有飲食游燕靡弗相從遂隔  
存歿曷尋舊蹤去年九月六日送別土門執手竟成永訣  
江生有言黯然銷魂以之悼逝銷何可論敬將薄奠寫我  
哀懷恍惚低徊愴焉而顧流波迅曜倏屆孟冬登高睇遠

白牛堂集卷二十六  
十一  
落日悲風爰酌寒泉載擷芳芷歌些以招魂歸來只遙遙  
旅櫬誼正首丘涓告吉壤泉下優游

祭都閩陳松泉姨丈

憶昔先廣威嘗語愚兄弟曰吾與松泉同庚同爲袁氏壻  
同承襲赴京吾二人同秣馬從人不及也又同選同掌衛  
事天下其有若斯者哉已未先君棄諸孤迄今三十年矣  
乃翁竟壽八旬餘專閩梁秦享晚祉也嗚呼是何始同而  
終異也哉先廣威坎坷茹恨幸而昭雪不及見也愚兄弟  
于翁之歿奈何不悲乎翁仲子以文藝起家仲孫以橐鞬  
奮跡而佳城鬱鬱環震雷抱瀨水秀靈鍾毓益熾益昌尙



何遺憾耶發引有期恨以薄官羈都署末由效執紼之役  
千里遣奠抒通家百一微慄痛先君言不知淚下沾襟也

祭崇府長史南嵐劉公

嗚呼鈞力無私器孰功苦用之無當復歸于土睠維鼎彝  
珍重終古矧人靈萬寧靡自樹不死云三壽先福五於穆  
明公賢書早通歟歷郡縣循良之風肅皇曰賢爰命相崇  
先王曰賢終輔幼冲越廿餘載眷顧彌隆卓彼先矩矜式  
于汝樂善化南再奉褒舉旋增峻階煌煌金紫超董軼賈  
鮪背齟齬淮南仙謠歸壽天子桓桓長君庭訓夙聞明經  
起家都運懋勳繫有家孫空驥造鵠贊猷司馬建儲上言

少年漆室念深本根孫謀祖德心同爲國改封義留冊立  
豈默僉曰義方邦之司直上感明詔朝野動色公曰懋哉  
是惟臣職某神交有年辭祝耄筵世德世祿申重自天非  
能涓呂永視彭篋條期汗漫八公與旋淮康哀怨歌杵碩  
碩驚計心悸煩寃侘僚阻臨獻歛陳詞遣祭椿老大年清  
芬蘭桂道遠數悠口碑史系薪窮火傳身世遺蛻

祭崇內輔趙北泉

嗚呼中貴人曰侍人主寵暱之極易以階亂上下史冊卓  
然稱良者惟漢呂強後唐張承業暨我朝懷恩耳惟翁廉  
潔之性果毅之才左右崇藩諫行言聽淮康千里安靖不

擾是雖王樂善循理遠軼東平河間而翁之功固不容泯  
矣其尤不可及者冢宰公蚤孤撫育督誨殫竭心力冢宰  
公感激弱冠魁鄉書成進士敷歷中外所在樹績掌銓兩  
京爲時名臣而長公繼起奕世濟美遂爲天中世族之冠  
冢宰公言及尙淚承睫不止也嗚呼使翁侍上禁籟其所  
翊導當不使前三人者擅美惜屢藩國然亦足不朽矣年  
踰八旬康強富貴善始善終復何遺憾哉某雅辱冢宰公  
知曩翁以特恩晉秩加服俸汝士夫不以某不佞俾言贈  
焉茲奠翁也惟闡潛德以厲親暱無殊往說若夫哀榮福  
壽則汝人知翁剛方之靈所厭聞也

祭孝廉胡莘野

嗚呼予覽往紀獨行隱逸之士心高其人如鴻不可慕龍不可馴然亦隘其峻峭而弗適于用若彥方太丘之徒可以式俗表里寥寥可易得耶先生行誼具予所撰誌銘自幸無諛墓之誚是爲大年尙何遺憾顧風日澆趨日下無貞介嚴憚如先生者以維之將不知其底極桑梓世道寧無隱憂私痛也哉某雅辱先生之誨反躬內省弗敢弗勉然標欹而求景之端且爲汗下徒重莫贖之嘆耳靈輦戒發奠以生芻今之哀誄率多欣豔語是爲生也者先生憤惋久矣何敢獻之几筵卽爲挽悼語則先生無可悼也故



爲此冀里中後進聞而興起是爲先生之心也

祭孝廉段至菴

嗚呼不佞嘗讀老莊書一以身爲患一以死爲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達者以爲二子洞始終之故齊萬物之變而又當亂世人心將化爲魑魅故爲此恣睢放曠之言以醒悟沉迷而不知至理如是有味哉其言之也至菴幼負卓奇爲諸生固欲有爲于時而一柄鑿輒棄去若弁髦浩浩乎悠悠乎如御風而行無與于人世者此豈非于老莊微旨有默契乎哉一疾道然眎歸如飴卽君家干木稱逸遺恐解脫未若此也真哉化哉化哉真哉可與拘曲道哉人

非太虛又非金石上壽與下殤均之澌滅無迹也而百憂  
千慮不可盡狀叢之一身淚爲骨肉殫神爲患難槁誰謂  
生爲樂耶嗚呼至菴返平真宅何慮何營愚兄弟忝交誼  
最久而庚兒爲門下壻蓋百年之好焉靈舉將駕潔牲酌  
醴而復告以此文知必含笑無何有之鄉也

祭業師馬南村

嗚呼某幼顛蒙授經門下所以督責淬礪者甚至感激向

往遂忘武弁庸胄晉縫掖薦紳末列陶鑄成就豈啻高厚

哉迨某登第通籍先生適教海州海人士得先生陋昔絳

帳爭副白眉彬彬興起爲南中冠先生倦遊拂衣歸里某

亦請急日侍杖履先生年踰八旬躋健若壯齡奕棋雅謔  
翩翩乎若安期羨門從海；來塵寰也僉以厚德冲襟真  
心古貌卽弗能長生久跡則頤以上弗問矣乃竟厭紛化  
去也悲哉悲哉先生自幼至老與人處亡賢愚貴賤遠近  
一以至誠待之無厲色峻言故歿之日亡賢愚貴賤遠近  
莫不悼惜痛惋此所謂鄉先生沒則祭于社名實無媿矣  
發引有期某以假滿北上不獲効執紼之役追築室之誼  
區區感慕凄愴之懷惟付之蕪詞一奠爾

祭處士胡仁軒

關之西墅君子隱居潛德弗耀于樵于漁賣劍明農散金

聚書從者操杖過者式廬詰嗣燁燁握瑾懷瑜未售而碎  
與情共獻翁也委順達觀用愉宜修厥齡乃乘乃除烏亦  
溘盡化蝶籛籛有弟侍御既翁友于秉憲南臺姜被久虛  
陟守巴蜀朱轡過閩幸候翁榻執手躡踏在原義伸又焉  
用餘某獲交待御金蘭靡如雖欽翁誼未御翁車里有太  
丘而弗步趨炙雞瀆酒平常之墟聊識責沈實以媿予

祭賴懷山高士

嗚呼天道不可知乃今于賴先生見之先生醇謹弗銜奇  
抑抑卑卑暗室不欺明經修行爲人師弟子亦咸有聞于  
時人有過惟恐先生知寧遭官長咎彥方太丘疇克逾茲



先生善攝生毋飽寧饑微醺而已弗淋漓雖盛夏塵箠之  
颶沍裂亦弗火侵肌清心淡泊聲伎玩好絕弗遺雖貧乎  
又有待先生而炊斯人也卽不羨門安期何渠不山道而  
頤一疾弗起渺何之嗚呼悲乎哉冀缺梁鴻夫婦竟追隨  
門衰祚薄子奚以自持吾將問天決所疑天弗予剖徒漣  
漣憶予昨冬之行也風雨淒其先生送予淮之湄執手不  
發意遲遲車殆馬煩回首罔怡尙覲過也而予規吾將解  
組從先生藜藿甘如飴先生不待碌碌升斗何以爲高秋  
蕭索客易悲千里南嚮陳之以詞予欲希中郎兮不媿有  
道碑何限貴而壽者徒鬚眉

祭椿菴上人

往予計偕數上必上人蘭若寓每談禪宗則引予大雄殿  
前巨刻金剛偈眎相與一笑一日予詰之曰一切有爲法  
夢幻泡影露電信然矣不知一切未有爲之先何以喻之  
上人無以應也丁丑秋予請告歸上人病久之良已己卯  
冬至都上人健復常曰今冬沒矣予往吊唁舊跡宛然不  
勝悲愴既思所談偈語生而驢死而悼俱幻夢也執是以  
觀仙家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滅亦夢幻泡影露電耳矧  
吾人蜉蝣舜華曰溺苦海日熾火宅乃倏爾嬉笑倏爾啼  
泣何爲哉弔已命厥徒烹茶爇之而去因紀以告上人想

不如曩之無以應也

祭畏菴上人

憶昔先將軍伏闕時至上人蘭若歸語不肖卽遠公之社  
弗過矣嗣是不肖追感徃蹟每集公車五至上人竟以辛  
未登第上人喜見眉宇以爲先將軍茹恨重壤藉此可慰  
乃不肖聞斯言淚淫淫下也嗟呼茲豈泛泛旗中翁可擬  
哉休沐之暇結駟聆無生之談大滌塵劫曾幾何時遽赴  
淨土夫夢幻泡影上人常爲予言之茲不足悲亦不必悲  
獨憶先將軍舊遊主客寂寂不覺凄然愴耳信有輪迴當  
與先將軍同徃西方弗墮苦惱不肖方沒苦海卽不解脫

奚恨惟上人鑒之

延世兒以遼功晉秩告墓

嗚呼我始祖考夾河陣亡也我高祖考尙在襁抱時以大  
 兵後失黃我始祖妣躬負徒涉萬里始陞正千戶追我曾  
 祖考欲拓世秩從征荆襄箝馬溺而飲之蓋三月不解甲  
 賊平去兜髮爲盡落始進署指揮僉事至我顯考承襲慨  
 焉欲以功業樹疆場乃爲人誣擠含冤重壤祖嫡兄弟庇  
 然書生家業衰落間關萬狀始克辯白幼兒延世三歲優  
 給已虔告我祖宗矣辛巳八月承襲兵部咨送遼東值虜  
 大舉幸連斬三級昨以首次功叙陞世襲實授指揮僉事



本年三月十九日到任公堂此非祖宗憫家難之頻仍上  
請于天默垂鑒佑卽奮螳臂而竭蚊力也烏能致是哉上  
邇啟祐之惟艱下懼繼述之不易感激涕零莫知報塞敬  
再申告並焚關文惟我祖宗永庇俾益昌熾忠孝大閑子  
子孫孫其敢不勉

禫服祭大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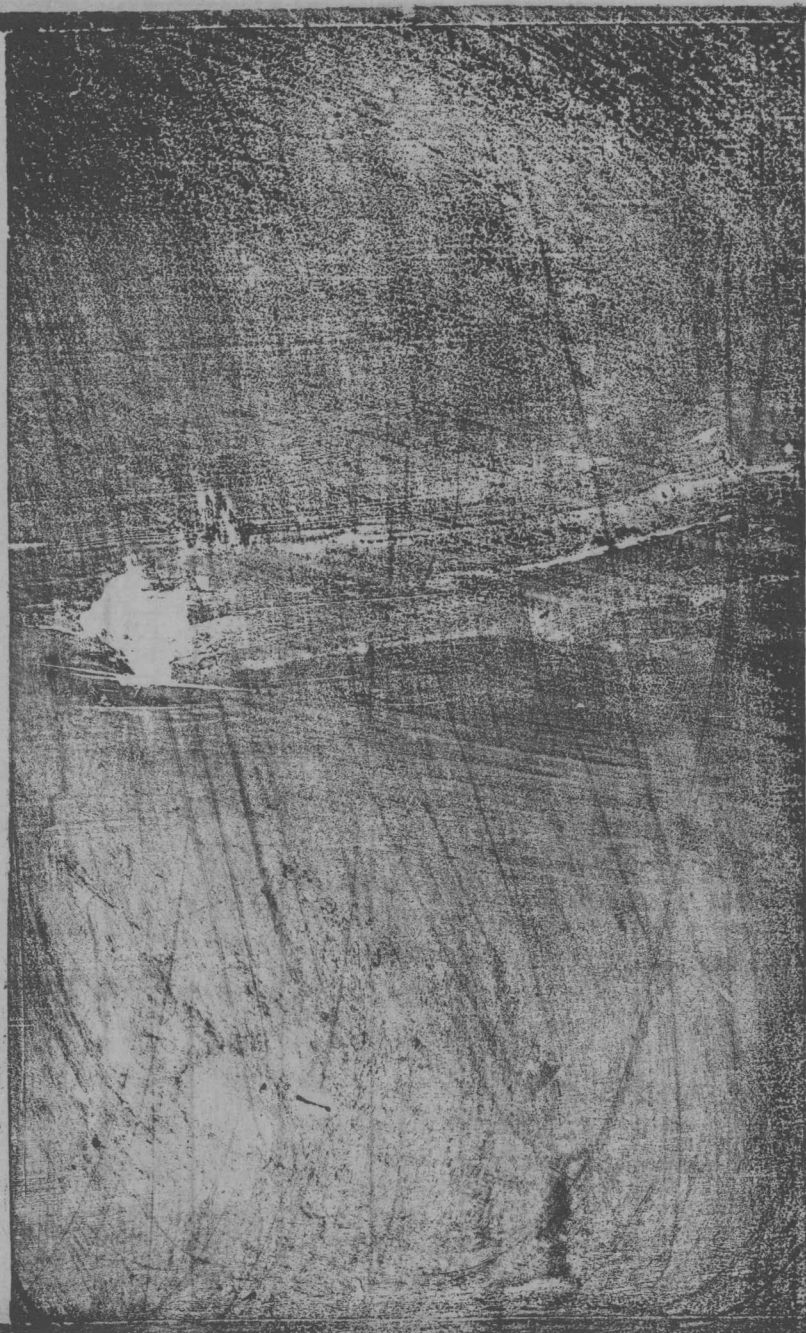
嗚呼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人子于親之歿必  
行三年之喪此聖人明訓也然而昊天罔極三年烏足以  
報聖人恐人子有滅性者乃爲此制之若曰心無窮而禮  
有限也嗚呼宰予欲短喪遂蒙千古之譏不知喪有實有

文宰予所謂實也非文也曷謂實摧踴泣血哀慕皇皇自然蔬食飲水自然獨居屏處自然不與燕會自然不與談笑若夫衰經之服孤哀之稱稽顙之制特文焉而已乃今人並文亦廢甚如春秋桐門右師所誚者不以爲怪如此卽十年何爲故凡深罪宰予者皆未反思詳考者也兒輩不孝自我母背棄以來無能如古人之實萬一然亦不敢不勉獨年齒踰艾身多疾病未能斷除肉味以是爲恨耳嗟夫名曰三年實二十八日耳而此二十八日之內又遠媿古人稍有良心相知子道者終天之恨何以自釋哉罪積不滅奄及禫除崩裂寸腸穎素難旣亦惟我母鑒之不

忍爲他人道也

二十六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六終



師竹堂集卷之二十六

十六